

御製律呂正義



卷六  
之九十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八

樂制考十一

宋四



宋

紹興中。太常卿蘇檣言。將來明堂行禮。除登歌大樂已備。見闕樂舞。諸路州軍。先有頒降登歌大樂。乞行搜訪應用。丞周執羔言。大樂兼用文武二舞。今殿前司將下任道。係前大晟府二舞色長。深知舞儀。宜令赴寺教習。卿陳桷言。前期五使例合按閱。仍詔應侍祠執事朝臣。並作樂教習禮儀。博士周林復言。神位席地陳設。至尊親行酌獻。堂上下皆地坐作樂。而鐘磬工乃設木小榻。當教習日。使立以考擊。庶革循習簡陋之弊。

初上居諒闇。臣僚有請罷明堂行禮奏樂受胙等事。上諭禮官詳定。太常寺檢照景德熙豐親郊典故。除郊廟景靈宮並合用樂。其鹵簿鼓吹及樓前宮架諸軍音樂皆備而不作。每處警場止鳴金鉦鼓角而已。卽無去奏樂受胙之文。大饗爲民祈福爲上帝宗廟而作樂。禮不敢以卑廢尊。書斂五福錫庶民。况熙寧禮尤可考。其赦文有曰。六樂備舞。祥祉來臻。是也。於是詔遵行之。其後禮部侍郎施坿奏。禮經蕃樂出於荒政。蓋一時以示貶抑。昨內外暫止用樂。今徵考大事旣畢。慈寧又已就養。其時節上壽。理宜舉樂。一如

舊制。禮部尋言。太母還宮。國家大慶。四方來賀。自今冬至元正舉行朝賀之禮。依國朝故事。合設大仗。及用樂舞等。庶幾明天子之尊。舊典不至廢墜。有詔俟來年舉行。

十有三年。郊祀有司言。大禮排設備樂。宮架樂辦一料外。登歌樂依在京夏祭例。合用兩料。其樂器。登歌則用編鐘。編磬各一架。祝敔二。搏拊鼓二。琴五色。白一二。三五七至九絃各二。瑟四。遂四。埙篪簫並二。巢笙和笙各四。并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麾幡一。宮架則用編鐘。編磬各十二架。祝敔二。琴五色各十。瑟二

十六。巢笙及簫並一十四。七星九曜閏餘匏笙各一。竽笙十。塤一十二。箎一十八。篪二十。晉鼓一。建鼓四。麾幡一。乃從太常下之兩浙江南福建州郡。又下之廣東西荆湖南北。括取舊管大樂。上於行都。有闕則下軍器所製造。增修雅飾。而樂器寢備矣。其樂工照依太常寺所請。選擇行止畏謹之人。合登歌宮架。凡用四百四十人。同日分詣太社太稷九宮貴神。其樂工舞師。照在京例。分三等廩給。其樂正掌事掌器。自六月一日教習。引舞色長文武舞頭舞師。及諸樂工等。自八月一日教習。於是樂工漸集。

十四年。太常寺言。將來大禮。見闕玉磬十六枚。其所定聲律。係於玉分厚薄。取聲高下。正聲凡十有二。黃鐘厚八分。進而爲大呂。太簇夾鐘姑洗仲呂蕤賓林鐘夷則南呂無射應鐘。每律增一分。至應鐘一寸九分而止。清聲夾鐘厚二寸三分。退而爲太簇。大呂黃鐘。共四清聲。各減一分。至黃鐘二寸而止。乃下之四川茶馬司。寬數增分。市易以供用。太常博士張晟又言。大樂所用武舞之飾。以干配刀。周禮司兵。祭祀授舞者兵。先儒謂授以朱干玉戚。郊特牲。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乃從所請。倣三禮圖。令造玉戚。以配舞干。

是歲始上徽宗徽號。特製顯安之樂。至於奉皇太后冊寶於慈寧宮。樂用聖安。皇后受冊寶於穆清殿。樂用坤安。亦皆先後參次而舉。顯安以無射夾鐘爲宮。周大司樂饗先王。奏無射而歌夾鐘。夾鐘之六五。上生無射之上九。夾鐘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無射陽律之終。夾鐘實爲之合。蓋取其相親合而萃祖考之精神於假廟也。聖安純用大呂。坤安純用中呂。大呂陰陽之首。崇母儀也。中呂陰律之次。明婦順也。

明年。正旦朝會。始陳樂舞。公卿奉觴獻壽。据元豐朝

會樂。第一爵。登歌奏和安之曲。堂上之樂。隨歌而發。第二爵。笙入。乃奏瑞曲。惟吹笙。而餘樂不作。第三爵。奏瑞曲。堂上歌。堂下笙。一歌一吹相間。第四爵。合樂。仍奏瑞曲。而上下之樂交作。今悉倣舊典。首奏和安。次奏嘉木成文。滄海澄清。瑞粟呈祥三曲。其樂專以太蔟爲宮。太蔟之律。生氣溱達萬物。於三統爲人正。於四時爲孟春。故元會用之。

凡雅樂皆以安名。南郊樂。其宮圜鐘。明堂樂。其宮夾鐘。圜鐘卽夾鐘也。夾鐘生於房心之氣。實爲天帝之堂。故爲天宮。祭地祇。其宮函鐘。卽林鐘也。林鐘生於

未之氣。未爲坤位。而天社地神。實在東井與鬼之外。故爲地宮。饗宗廟。其宮用黃鐘。黃鐘生於虛危之氣。虛危爲宗廟。故爲人宮。此三者。各用其聲類求之。然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鐘爲陰聲第五。陰將極而陽生。故取黃鐘爲角。黃鐘陽聲之首也。太簇陽聲之第二。故太簇爲徵。姑洗陽聲之第三。故姑洗爲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乃取其相次者以爲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鐘上生太簇。故太簇爲角。太簇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故南呂爲徵。姑洗爲羽。地道資生而不窮。乃取其相生者以爲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鐘子。大

呂丑。故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子合丑也。太簇寅。應鐘亥。故太簇爲徵。應鐘爲羽。寅合亥也。人道以合而相親。乃取其合者以爲聲。周之降天神。出地元。禮人鬼。樂之綱要。實在於此。獨商聲置而不用。蓋商聲剛而主殺。實鬼神之所畏也。樂奏六成者。卽倣周之六變。八成九成亦如之。文武二舞。皆用八佾。國初始改崇德之舞曰文德。改象成之舞曰武功。其發祥流慶。降真觀德。則祥符所製以薦獻聖祖。其佑文化俗。威功睿德。則皇祐所製以奉明禋。其祀帝有司行事。以帝臨嘉至神娛錫羨。與夫獻太廟以孝熙昭德。禮洽儲

祥。則製於元豐。其廣生儲佑厚載凝福以祀方澤。則製於宣和。至紹興祀皇地祇。易以儲靈錫慶。嚴恭將事。而用宣和所製舞。以分祀神州地祇。轉相緝熙。樂舞寢備。至中興而賡續裁定。實集其成。中祀而下。多有樂而無舞。則在禮凡小祭祀不興舞之義也。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日下蠲罷。各令自便。隆興元年。天申節。率羣臣詣德壽宮上壽。議者以欽宗服除。當舉樂。事下禮曹。黃中復奏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春秋賊未討。不書葬。以明臣子之責。况欽宗實未葬。而可遽作樂乎。事遂寢。

乾道改元。始郊見天地。禮官奏議。壇下宮架二百七人。省十之一。琴二十八。瑟十二人。各省其半。笙簫遂可省者十有八人。篴塤可省者十人。其分詣給祠。凡一百十四。止用八十人。鐘磬凡四十八架。止設三十有二人。其宮架鐘磬仍舊。排殿閒慢樂色。量省人數。悉報如章。

禮部郎官蕭國梁又言。議禮者嘗援紹興指揮時事。亞獻既入太室。卽引終獻行事。雖便於有司侍祠。免至跛倚。而其流將至於簡宗廟。用之郊饗。尤爲非宜。蓋有獻必有樂。卒爵而後樂闋。今亞終獻樂舞雖同。

而其作有始。其成有終。不可亂也。若使之相繼行事。雜然於酌獻之間。則其爲樂舞者。不知亞獻之樂耶。終獻之樂耶。詔從其請訂定。

淳熙六年。始舉明堂禋禮。命五使按雅樂。并嚴更警場於貢院。奉詔將樂器依堂上堂下儀制排設。五使及應赴官僚。從旁立觀。按閱。仍聽往來察視。時大禮使趙雄言。前例閱樂。至皇帝詣飲福位一曲。卽五使以下皆立。而每閱奠玉幣及酌獻等樂。皆坐自如。於禮未盡。不當襲用前例。故有是詔。

按是年御製明堂樂章。玉海云。淳熙六年四月。禮

官奏下學士院修製明堂樂章。七月。周必大言。紹興樂章。多因學士汪藻所撰。略加增損。臣竊見皇祐二年。文彥博等言。明堂大饗。天地祖宗樂章。乞從御製。仁宗親作四曲用之。嘉祐七年。又製明堂迎神送神樂章。政和七年八月十二日。徽宗製明堂樂曲九章。紹興二十八年七月二日。製南郊。并前二日朝獻景靈宮。前一日朝饗太廟。共十三章。惟明堂樂章。未經御製。欲望特行宸藻。親製天地祖宗四位酌獻樂章。二十七日。從之。

禮官討論。自紹興以來。凡五饗明堂。禮畢還輦。並未

經用樂，即無作樂節次可考。乃參酌禮例，成禮稱賀，及肆赦，用樂導駕，並用皇祐大饗典故施行。其南郊明堂儀注，實述紹興成憲。又命有司兼酌元豐大觀舊典，為後世法程。其用樂作止之節，燦然可觀。前三日，太常設登歌樂於壇上，稍南，北向。設宮架於壇南內壝之外，立舞表於鄮綴之間。明堂登歌設於堂上，前楹間。宮架設於庭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壇上，樂廡西北；一於宮架西北，押樂官二：太常丞於登歌樂廡北，太常卿於宮架北，省牲之夕，押樂太常卿及丞入行樂架，協律郎展視樂器，祀之日，樂正帥工人二舞，以次入，皇

帝乘輿自青城齋殿出，樂正撞景鐘，降輿，入大次，景

鐘止。明堂不用景鐘。服大裘，袞冕，自正門入，協律郎跪俯伏。

舉麾，興工鼓祝，宮架乾安之樂作。凡升降行止，皆奏

之。明堂奏儀安。至午階，版位西向立，協律郎偃麾，戛鼓，樂

止。明堂至階下樂止。凡樂皆協律郎舉麾而後作，偃麾而後

止。禮儀使奏請行事，宮架作景安之樂。明堂作誠安。文舞

進，左丞相等升詣神位前，樂作。六成止，皇帝執大圭

再拜，內侍進御匱，悅。宮架樂作，悅手畢，樂止。禮儀使

前導升壇，宮架樂作。至壇下，樂止。升自午階。明堂並升自階。

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登歌嘉安之樂作。明堂至堂上作。

安鎮奠鎮圭奠玉幣於上帝樂止詣皇地祇太祖太宗

神位前如上儀禮儀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

止明堂降階宮架樂作至版位樂止奉俎官入正門宮

架豐安之樂作明堂作跪奠俎訖樂止內侍以御匱

悅進宮架樂作悅手拭爵樂止禮儀使導升壇宮架

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至壇上樂止

明堂無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詣神位前三祭酒

少立樂止讀冊皇帝再拜每詣神位並如之禮儀使

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樂

止奏請還小次宮架樂作入小次樂止武舞進宮架

正安之樂作明堂作舞者立定樂止亞獻升詣酌尊

所西向立宮架正安之樂作明堂皇太子為三祭酒

以次酌獻如上儀樂止終獻亦如之奏請詣飲福位

宮架樂作至午階樂止升自午階登歌樂作將至位

樂止登歌僖安之樂作明堂作飲福禮畢樂止禮儀

使導還版位登歌樂作降階樂止宮架樂作至版位

樂止明堂不徹豆登歌熙安之樂作明堂作送神宮

架景安之樂作一成止明堂作詣望燎望瘞位宮架

樂作至位樂止明堂有燎瘞畢還大次宮架乾安之

樂作明堂作至大次樂止皇帝乘大輦出大次樂正

撞景鐘。明堂不用景鐘。鼓吹振作。降輦。還齋殿。景鐘止。百官

宗室班賀於端誠殿。奏請聖駕進發。軍樂導引。至麗

正門。大樂正令奏采茨之樂。入門樂止。明堂就賀於紫宸殿。不奏

采。乃御麗正門肆赦。前期。太常設宮架樂于門之前。

設鉦鼓於其西。皇帝升門。至御閣。大樂正令撞黃鐘

之鐘。右五鐘皆應。乾安之樂作。升御坐。樂止。金鷄立。

太常擊鼓。囚集。鼓聲止。宣制畢。大樂正令撞蕤賓之

鐘。左五鐘皆應。皇帝還御幄。樂止。乘輦降門。作樂導

引。至文德殿。降輦。樂止。按大禮用樂凡三十有四色。

歌色一。遂色二。塤色三。箎色四。笙色五。簫色六。編鐘

七。編磬八。搏鐘九。特磬十。琴十一。瑟十二。祝敔十三。

搏拊十四。晉鼓十五。建鼓十六。鞀應鼓十七。雷鼓祀天

神用。十八。雷鼗鼓同上。十九。靈鼓祭地祇用。二十。靈鼗鼓同上。

二十一。路鼓饗宗廟用。二十二。路鼗鼓同上。二十三。雅鼓二

十四。相鼓二十五。單鼗鼓二十六。旌纛二十七。金鉦

二十八。金鐃二十九。單鐃三十。雙鐃三十一。鐃鐃三

十二。奏坐三十三。麾幡三十四。此國樂之用尤大者。

故具載於篇。

初紹興崇建皇儲。詔有司備禮冊命。然在欽宗恤制。

未及制樂。乾道初元。詔立皇太子。命禮部太常寺討

論舊禮以聞。受冊日。陳黃麾仗於大慶殿。設宮架樂於殿庭。皇帝升御坐。作乾安之樂。升用黃鐘宮。降用蕤賓宮。皇太子入殿門。作明安之樂。受冊出殿門。亦如之。皆用應鐘宮。至七年。易應鐘而奏以姑洗。建隆定樂。雖詔皇太子出入奏良安。至道始冊皇太子。有司言。太子受冊。宜奏正安之樂。百年曠典。至是舉行。中外胥悅。至天禧冊命。禮儀院復奏改正安之樂。乾道之用明安。實祖述天禧。而以姑洗爲宮。則唐東宮軒垂奏樂舊貫云。

皇帝御大慶殿行冊禮。皇太子服遠游冠。朱明衣。執

桓圭。前期習儀。禮官及有司。並先一日入宿衛。展宮架樂。設太子次。冊寶幄次。百官次。又設皇太子受冊位。典寶褥位。應行禮等皆有位。列黃麾半仗於殿門內外。質明。百官就次。皇太子常服詣幕次。持寶郎陳八寶於御位之左右。有司奉冊寶至幄次。百官朝服入班殿庭。有司自幄次奉冊寶至褥位。參知政事中書令導從官各就位。侍中升殿俟宣制。皇太子易服執圭。俟於殿門外。樂正撞黃鐘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卽御坐。殿上侍臣起居。樂止。行禮官贊引皇太子入就殿庭。東宮官從。初入殿門。明安之樂作。樂止。皇

太子起居。次百官起居。各拜舞如儀。皇太子詣受冊位。侍中前承旨。降階宣制。皇太子拜舞如儀。侍中升殿復位。中書令詣讀冊位。捧冊官奉冊至。中書令跪讀畢。興。皇太子再拜。有司奉冊至皇太子位。中書令跪。以冊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右庶子。置於案。次侍中以寶授皇太子。皇太子跪受。以授左庶子。如上儀。皇太子再拜。中書舍人押冊。中允押寶以出。次皇太子出。如來儀。初行。樂作。出殿門。樂止。次百官稱賀。樂正撞蕤賓之鐘。乾安之樂作。皇帝降坐。樂止。放仗。在位官再拜以出。

孝宗素恭儉。每賀正使赴宴作樂。多遇上辛齋禁。有司條治平用樂典故以進。及生辰使上壽。適親郊散齋。樞密副使陳俊卿請以禮諭北使毋用樂。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人。然後用之。庶存事天之誠。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勿用。宰相葉顥魏杞方主用樂之議。以爲樂奏於紫宸。乃使客之禮。俊卿獨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而我乃望風希意。自爲失禮以徇之。他日輕侮。何所不至。尋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猶爲北使權用。後三年。賀使當朝辭。復值散齋。上乃諭館伴以決意去樂。及議

所以處之者。如使人必以作樂爲言。則移茶酒就驛管領。遂有更不用樂之詔。

按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云。故事。北使來朝。例錫花宴。如在大祀齋之中。則不用樂。辭見亦然。行之久矣。乾道三年。金使來朝。會慶節上壽。在親郊散齋之內。陳正獻公時以副樞兼參預。請令館伴以禮諭之。而議者慮生事。多請權用樂者。李文簡爲吏部郎官。建言。漢唐祀天地。散齋四日。致齋三日。我藝祖初郊亦然。自崇寧大觀。法周禮分祭天地。故前十日受誓戒。今旣合祭。宜復漢唐及本朝舊制。

庶幾兩得。上頗難之。陳公又奏。必不得已。則上壽之日設樂。而宣旨罷之。及宴使客。然後復用。庶幾事天之誠。得以自盡。而所以禮使人者。亦不爲薄。自當悅服矣。上可其奏。且曰。宴殿雖進御酒。亦毋用樂。唯於使人乃用之耳。諸公顧以爲紫宸上壽。乃使客之禮。固執前議。陳公又不可。獨奏言曰。適奉詔旨。有以見聖學高明。過古帝王遠甚。臣敢不奉詔。然猶竊謂更當先令館伴以初議諭使人。再三不從。乃從今詔。則於禮爲盡。而彼亦無詞。不可遽鄙夷人。而遂自爲失禮以徇之也。蔣子禮猶守

前說。陳公爭愈力。上顧陳公曰。可卽諭閣門行之。陳公退。復爲奏曰。彼初未嘗必欲用樂。我乃望風希意而自欲用之。彼必笑我以敵國之臣而虧事天之禮。他時輕侮。何所不至。此尤不可不留聖慮。上嘉納焉。旣而卒詔垂拱。上壽止樂。正殿爲北使權用。六年。生辰使當辭。復在親郊散齋之內。趙溫叔丞相時以起居舍人爲館伴使。面奏決不可用樂。上然之。十月癸酉。北使辭。先一日。上遣中使諭溫叔云。來日已決意不用樂。萬一使人不順。不知如何結末。請舍人更加思慮。來日五更奏來。溫叔

復奏。殿陛之上。匆匆行酒。使人決不能省會。萬一省會。亦必不敢不順。萬一不順。臣忝備員館伴。當乞直前奏稟。乞宣諭使人。陛下寅畏上天。今旣散齋。決不使樂。若使人必欲使樂。乞移此茶酒就驛中管領。所謂結末。不過如此。上納用焉。金使之來極恭順。上思以異禮待之。故葉魏二相。皆主用樂之議。鄭景望。劉文潛。時爲館職。嘗移書政府論之。不聽。至用趙公之議。始去樂。論者韙之。

其後因雨澤愆期。分禱天地宗廟。精修雩祀。按禮。大雩帝用盛樂。而唐開元祈雨雩壇。謂之特祀。乃不以

樂薦。於是太常朱時敏言。通典載雩禮。用舞童。歌雲漢。晉蔡謨議。謂雲漢之詩。與於宣王。歌之者。取其修德禳災。以和陰陽之義。乞用舞童六十四人。衣元衣。歌雲漢之詩。詔亟從之。

淳熙二年。詔以上皇加上尊號。立春日行慶壽禮。有司尋言。乾道加尊號。用宮架三十六。樂工共一百一十三人。今來加號慶壽。事體尤重。合依大禮例。用四十八架。樂正樂工用一百八十八人。庶得禮樂明備。仍令分就太常寺貢院。前五日教習。前期太常設宮架之樂於大慶殿。協律郎位於宮架之北。東向。押樂

太常卿位於宮架之北。北向。皇太子及文武百僚。並位於宮架之北。東西相向。又設宮架於德壽殿門外。協律郎太常卿位如之。及發冊寶日。儀仗鼓吹列於大慶殿門。樂正帥工人以次入。贊者引押樂太常卿協律郎入就位。奏中嚴外辦訖。禮儀使奏請皇帝恭行發冊寶之禮。太常卿導寶冊。正安之樂作。中書令奉寶。侍中奉冊。進行。禮安之樂作。發寶冊畢。鼓吹振作。儀衛等以次從行。皇帝自祥曦殿輦至德壽宮行禮。冊寶入殿門。作正安之樂。上皇出宮。作乾安之樂。升御座。奉上冊寶。作聖安之樂。降御坐。作乾安之樂。

太后冊寶進行。用正安。出閣升坐。用坤安。降坐入閣。復作坤安之樂。禮部尚書趙雄等言。國朝舊制。車駕出奏樂。請慶壽行禮日。聖駕往還。並用樂及簪花。詔從之。既而太常又言。郊禋禮成。宜進胙慈闈。行上壽飲酒禮。所有上壽合辦仙樓。仍用樂。其樂人照天申節禮例。凡上詣德壽宮。或恭請上皇游幸。或至南內。或上皇命同宴游。或時序賞適。過宮侍宴。或聖節張樂珥花。奉玉卮爲上皇壽。率從容竟日。隆養至樂。備極情文。

孝宗大享明堂。起居舍人鄭僑奏。昔舜居堯喪。三載遏密。後世旣用漢文。以日易月之文。又用漢儒越紼行事之制。循習旣久。不特用禮。而又用樂。去古愈遠。聖主躬服通喪。有司請舉大禮。屈意從之。且大饗之禮。祭天地也。聖主身親行之。行禮作樂。似不可廢。其他官分獻。與夫先期奏告。例用樂者。權宜蠲寢。今若因明堂損益而裁定之。亦足爲將來法。乃命太常討論。始詔除降神奠玉幣奉俎酌獻。換舞徹豆送神。依典禮作樂外。所有皇帝及獻官盥洗登降等樂。皆備而不作云。

光宗行中宮冊禮。發冊於文德殿。皇帝升降御坐。用

乾安之樂。皇后出就褥位。用坤安。至位。用承安。受冊寶。用成安。受內外命婦賀就坐。用和安。內命婦進行賀禮。用惠安。外命婦進行賀禮。用咸安。皇后降坐。用徽安。歸閣。用太安。冊寶入殿門。用宜安。宋初立后。自景祐始行冊命之禮。元祐納后。典章彌盛。而六禮發制書日。樂備不作。惟皇后入宣德門。朝臣班迎。鳴鐘鼓而已。崇寧中。乃陳宮架。用女工。皇后升降行止。並以樂爲節。至紹興。複製樂以重禕翟。詔執色勿用女工。令太常止於門外設樂。隆興冊禮時。則國樂未舉。淳熙始遵用之。而紹熙敷賁舊典。於此特加詳備。紹

興樂奏仲呂宮。仲呂爲陰。紹熙樂奏太簇宮。太簇爲陽。用樂同。而揆律異焉。

郊祀。太常耿秉奏。今所用雷鼓之屬。正所以祀天致神。而皮革虛緩。聲不能振。應登歌大樂樂器。及樂舞工人冠服。有積歲久而損弊者。宜葺新之。太常在籍樂工。不給於役。召募百姓。罕能習熟。郊祀事重。其樂工親扈乘輿。和樂雅奏。期以接天地。享祖宗。請優其日廩。以籍田司錢給之。樂藝稍精。仍加賞勸。其緣託權要。送名充數者。嚴戢絕之。又言。大禮前期。皇帝朝饗太廟。別廟內安穆安恭皇后二室。前此係大臣分

詣行事。今既親詣室裸。其酌獻升殿所奏樂曲。恐不相協。宜命有司更製。皆從之。

寧宗初。臣僚言。皇帝因重明聖節。詣壽康宮上壽。舉樂。檢照典故。天申節。賜御筵。在上壽次日。今乃於前一日。賜文武百僚宴。重明上壽。用樂攸始。而臣下聽樂。乃在君父之先。義有未安。遂命改用次日。凡奉上冊寶於慈福壽康宮者。再備樂行禮。一用乾道舊制。尋御文德殿。制冊皇后。有司請設宮架之樂。依議施行。

十四年。詔山東河北。連城慕義。殊俗效順。奉玉寶來獻。其文曰。皇帝恭膺天命之寶。實惟我祖宗之舊。及明年元日。上御大慶殿受寶。用鼓吹導引。備陳宮架大樂。奏詩三章。一曰恭膺天命。二曰舊疆來歸。三曰永清四海。並奏以太簇宮。

理宗享國四十餘年。凡禮樂之事。式遵舊章。未嘗有所改作。先是孝宗廟用大倫之樂。光宗廟用大和之樂。至是寧宗祔廟。用大安之樂。紹定三年。行中宮冊禮。並用紹熙元年之典。及奉上壽明仁福慈睿皇太后冊寶。始新製樂曲行事。

中興六七十載之間。士多歎樂典之久墜。類欲蒐講

古制以補遺軼。姜夔乃進大樂議於朝。夔言。紹興大樂多用大晟所造。有編鐘。罍鐘。景鐘。有特磬。玉磬。編磬。三鐘三磬。未必相應。埙有大小。簫篴箏有長短。笙竽之簧有厚薄。未必能合度。琴瑟絃有緩急燥濕。軫有旋復。柱有進退。未必能合調。總衆音而言之。金欲應石。石欲應絲。絲欲應竹。竹欲應匏。匏欲應土。而四金之音。又欲應黃鐘。不知其果應否。樂曲知以七律爲一調。而未知度曲之義。知以一律配一字。而未知永言之旨。黃鐘奏而聲或林鐘。林鐘奏而聲或太簇。七音之協四聲。各有自然之理。今以平入配重濁。以

上去配輕清。奏之多不諧協。八音之中。琴瑟尤難。琴必每調而改絃。瑟必每調而退柱。上下相生。其理至妙。知之者鮮。又琴瑟聲微。常見蔽於鐘磬鼓簫之聲。匏竹土聲長。而金石常不能以相待。往往考擊失宜。消息未盡。至於歌詩。則一句而鐘四擊。一字而竽一吹。未協古人槁木貫珠之義。况樂工苟焉占籍。擊鐘磬者不知聲。吹匏竹者不知穴。操琴瑟者不知絃。同奏則動手不均。迭奏則發聲不屬。比年人事不和。天時多忒。由大樂未有以格神人。召和氣也。宮爲君。爲父。商爲臣。爲子。宮商和。則君臣父子和。徵爲火。羽爲

水。南方火之位。北方水之宅。常使水聲衰。火聲盛。則可坐南而抑北。宮爲夫。徵爲婦。商雖父宮。實徵之子。常以婦助夫。子助母。而後聲成文。徵盛則宮唱而有和。商盛則徵有子而生。生不窮。休祥不召而自至。災害不祓而自消。聖主方將講禮郊見。願詔求知音之士。考正太常之器。取所用樂曲。條理五音。隲括四聲。而使協和。然後品擇樂工。其上者教以金石絲竹匏土。詩歌之事。其次者教以戛擊干羽。四金之事。其下不可教者汰之。雖古樂未易遽復。而追還祖宗盛典。實在茲舉。其議雅俗樂高下不一。宜正權衡度量。自

尺律之法。亡於漢魏。而十五等尺。雜出於隋唐。正律之外。有所謂倍四之器。銀字中管之號。今大樂外。有所謂下宮調。下宮調又有中管倍五者。有曰羌笛。孤笛。口雙韻。十四絃。以意裁聲。不合正律。繁數悲哀。棄其本根。失之太清。有曰夏笛。鷓鴣。曰胡盧琴。渤海琴。沉滯抑鬱。腔調含糊。失之太濁。故聞其聲者。性情蕩於內。手足亂於外。禮所謂慢易以犯節。流湏以忘本。廣則容姦。狹則思欲者也。家自爲權衡。鄉自爲尺度。乃至於此。謂宜在上明示以好惡。凡作樂製器者。一以太常所用及文思所頒爲準。其他私爲高下多寡。

者。悉禁之。則斯民順帝之則。而風俗可正。其議古樂止用十二宮。周六樂。奏六律。歌六呂。惟十二宮也。王大食三侑。注云。朔日月半。隨月用律。亦十二宮也。十二管各備五聲。合六十聲。五聲成一調。故十一調。古人於十二宮。又特重黃鐘一宮而已。齊景公作徵招角招之樂。師涓師曠。有清商清角清徵之操。漢魏以來。燕樂或用之。雅樂未聞有以商角徵羽爲調者。惟迎氣有五引而已。隋書云。梁陳雅樂。並用宮聲。是也。若鄭譯之八十四調。出於蘇祇婆之琵琶。大食小食般涉者。胡語。伊州石州甘州婆羅門者。胡曲。綠腰誕

黃龍新水調者。華聲而用胡樂之節奏。惟瀛府獻仙音。謂之法曲。卽唐之法部也。凡有催袞者。皆胡曲耳。法曲無是也。且其名八十四調者。其實則有黃鐘太簇夾鐘仲呂林鐘夷則無射七律之宮商羽而已。於其中又闕太簇之商羽焉。國朝大樂諸曲。多襲唐舊。竊謂以十二宮爲雅樂。周制可舉。以八十四調爲宴樂。胡部不可雜。郊廟用樂。咸當以宮爲曲。其間皇帝升降盥洗之類。用黃鐘者。羣臣以太簇易之。此周人王用王夏。公用鷲夏之義也。其議登歌當與奏樂相合。周官歌奏取陰陽相合之義。歌者。登歌徹歌是也。

奏者。金奏下管是也。奏六律主乎陽。歌六呂主乎陰。聲不同而德相合也。自唐以來始失之。故趙慎言云。祭祀有下奏太簇。上歌黃鐘。俱是陽律。既違禮經。抑乖會合。今太常樂曲奏夾鐘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蕤無射。乃或歌大呂。奏函鐘者。奏陰歌陽。其合宜歌蕤賓。乃或歌應鐘。奏黃鐘者。奏陽歌陰。其合宜歌大呂。乃雜歌夷則夾鐘仲呂無射矣。苟欲合天人之和。此所當改。其議祀享惟登歌徹豆當歌詩。古之樂。或奏以金。或吹以管。或吹以笙。不必皆歌詩。周有九夏。鐘師以鐘鼓奏之。此所謂奏以金也。大祭祀。登歌既畢。

下管象武。管者簫篴箛之屬。象武皆詩。而吹其聲。此所謂吹以管者也。周六笙詩。自南陔皆有聲而無其詩。笙師掌之。以供祀饗。此所謂吹以笙者也。周升歌清廟。徹而歌雍詩。一。大祀惟兩歌詩。漢初此制未改。迎神曰嘉至。皇帝入曰永至。皆有聲無詩。至晉始失古制。既登歌有詩。夕牲有詩。饗神有詩。迎神送神又有詩。隋唐至今。詩歌愈富。樂無虛作。謂宜倣周制。除登歌徹歌外。繁文當刪。以合乎古。其議作鼓吹曲以歌祖宗功德。古者祖宗有功德。必有詩歌。七月之陳王業是也。歌於軍中。周之愷樂愷歌是也。漢有短簫

饒歌之曲。凡二十二篇。軍中謂之騎吹。其曲曰戰城南。南聖人出之類是也。魏因其聲。製爲克官渡等曲。十有二篇。晉亦製爲征遼東等曲。二十篇。唐柳宗元亦嘗作爲饒歌。十有二篇。述太祖太宗功烈。我朝太祖太宗平僭僞。一區宇。真宗一戎衣。而却契丹。仁宗海涵春育。德如堯舜。高宗再造大功。上儷祖宗。願詔文學之臣。追述功業之盛。作爲歌詩。使知樂者。協以音律。領之太常。以播於天下。夔乃自作聖宋饒歌曲。宋受命曰上帝命。平上黨曰河之表。定維揚曰淮海清。取湖南曰沅之上。得荊州曰皇威暢。取蜀曰蜀土邃。

取廣南曰時雨霑。下江南曰望鍾山。吳越獻國曰大哉仁。潭泉獻土曰謳歌歸。克河東曰伐功繼。征澶淵曰帝臨墉。美仁治曰維四葉。歌中興曰炎精復。凡十有四篇。上於尚書省。書奏。詔付太常。然夔言爲樂必定黃鐘。迄無成說。其議今之樂極爲詳明。而終謂古樂難復。則於樂律之原。有未及講。

宋之樂議。因時迭出。其樂律高下不齊。俱有原委。建隆初。用王朴樂。藝祖一聽。嫌其太高。近於哀思。詔和峴考西京表尺。令下一律。比舊樂始和暢。至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詔屢頒。於是命李照改定雅樂。比

朴下三律。照以縱黍累尺。雖律應古樂。而所造樂器。才中太簇。樂與器自相矛盾。阮逸胡瑗復定議。止下一律。以尺生律。而黃鐘律短。所奏樂聲復高。元豐中。以楊傑條樂之疵。召范鎮劉几參定。几傑所奏。下舊樂三律。范鎮以爲聲雜鄭衛。且律有四釐六毫之差。太簇爲黃鐘。宮商易位。欲求真黍以正尺律。造樂來獻。復下李照一律。至元祐廷奏。而詔獎之。初鎮以房庶所得漢書。其言黍律。異於他本。以太府尺爲黃帝時尺。司馬光力辨其不然。鎮以周鼐漢斛爲據。光謂鼐本考工所記。斛本劉歆所作。非經不足法。鎮以所

收開元中笛及方響。合於仲呂。校太常樂下五律。教坊樂下三律。光謂此特開元之仲呂。未必合於后夔力止鎮勿奏所爲樂。光與鎮平生大節。不謀而同。惟鐘律之論。往返爭議。凡三十餘年。終不能以相一。是時濂洛關輔諸儒繼起。遠派聖傳。義理精究。周惇頤之言樂有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德盛治至。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刑政苛紊。代變新聲。導欲增悲。故有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樂

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程頤有曰。律者。自然之數。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尺度權衡之正。皆起於律。律管定尺。以天地之氣爲準。非秬黍之比也。律取黃鐘。黃鐘之聲。本不難定。有知音者。參上下聲考之。自得其正。張載有曰。聲音之道。與天地通。蠶吐絲而商弦絕。木氣應則金氣衰。乃此理自相應。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律呂有可求之理。惟德性深厚者能知之。三子之學。可謂窮本知變。達樂之要者矣。朱熹與蔡元定。蓋深講於其學者。而研覃真積。述爲律呂新書。

按廣治平略云。周子程子張子之餘論。皆論其理。或未究其要。南渡後。建陽蔡元定作鐘律書成。其所論多近代之未講。而皆不離古人之成法。先求聲氣之元。而必因律以生尺。蓋卓然獨得。而爲朱子之所深取也。考朱子鐘律。蕤賓重上生者。月律也。與月令同。蔡氏新書。蕤賓下生大呂。則樂均也。與史記同。而黃鐘以下生者。倍始於丑。三分二而三之。則得林鐘之實。凡律生呂皆如之。林鐘以上生者。四始於寅。九分八而三之。則得太簇之實。凡

呂生律皆如之。此雖朱蔡之所未及也。橫渠以喉齒牙舌唇。調宮商角徵羽。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若證諸黃帝五鐘。宮與角徵常顯諸仁。而商羽則藏諸用。歌奏合則羽比於角。徵流於商。以反爲文。則歸其宮焉。是知仁禮義統於聖。一如臣民事物從其君矣。此又橫渠之所未及也。明道以八十四聲分清濁。取中聲而上下之。若證諸韶本六府五事。宮羽之中聲爲清角。商羽之中聲爲流徵。移宮換羽。角必返宮。以水和土。以土和火。以火化金。以金治木。木復返土。五行合和。以正德厚生利用。故

能降天神。出地祇。格人鬼。而九成焉。是天地四時人之七始。皆自中聲往返。又明道之所未及者也。元定先究律呂本原。分其篇目。又從而證辨之。其黃鐘篇曰。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一三五七九爲陽。九者。陽之成也。其二四六八十爲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先。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長九寸。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十

一律由是損益焉。其證辨曰。古者考聲候氣。皆以聲長則聲濁而氣先至。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長極短。則不成聲而氣不應。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莫若且多截竹以擬黃鐘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而為一管。皆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圍徑如黃鐘之法焉。更迭以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鐘之為黃鐘者信矣。黃鐘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出此。而惟尺之求。晉氏而下。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秬黍。至王朴專恃累黍。金石亦不復考。夫金石真偽。固難盡信。而秬黍長短。大小不同。尤不可恃。古人謂子穀秬黍中者實其會。是先得黃鐘。而後度之以黍。以見周徑之度。以生度量權衡之數而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亦求之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斯得之矣。

黃鐘生十一律篇曰。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陽數以倍者。三分本

律而損其一也。陰數以四者。三分半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位以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陽自然之理也。其證辨曰。按呂氏淮南子上下生。與司馬氏律書漢書志不同。雖大呂夾鐘仲呂用倍數則一。然呂氏淮南。不過以數之多寡。為生之上下。十二律篇曰。律呂陰陽錯亂。而無倫。非其本法也。

十二律篇曰。按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簇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約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

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

於十二也。其證辨曰。黃鐘為十二律之首。他律無大

於黃鐘者。其正聲不為他律役。至於大呂

之變宮。夾鍾之羽。仲呂之徵。蕤賓之變徵。夷則之角

無射之商。自用變律半聲。非復黃鐘。此其所以最尊

而為君之象。然非人所能為。乃數之自然。他律雖役

之而不可得之。此二節。最為律呂旋宮用聲之綱領

也。變律篇曰。十二律各自為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

鍾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

大呂夷則夾鍾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鍾林鐘太簇

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律之

當變者有六。黃鍾林鐘太簇南呂姑洗應鐘變律者。

其聲近正律。而少高於正律。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

倫。變律非正律。故不為宮。其證辨曰。十二律循環相

生。而世俗不知三分損益

之數。往而不返。仲呂再生黃鍾。止得八寸七分有奇

不成。黃鍾正聲。京房覺其如此。故仲呂再生。別名執

始。轉生四十八律。不知變律之數。止於六者。出於自

然。不可復加。雖強加之。亦無所用也。房之所傳。出於

焦氏。焦氏卦氣之學。亦去四而為六十。故其推律必

求合此數。不知數之自然。在律不可增。於卦不可減

也。何承天劉焯譏房之病。乃欲增林鍾已下十一律

之分。使至仲呂反生黃鍾。還得十七萬七千一百四

十之數。則是惟黃鍾一律成律。他十一律

皆不應三分損益之數。其失又甚於房。律生五聲

篇曰。宮聲八十一。商聲七十二。角聲六十四。徵聲五

十四。羽聲四十八。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

聲之原。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

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

聲之類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

之數。所以止於五也。其證辨曰。通典曰。黃鍾為均。用

五聲。其為宮商之法。亦如之。辰各有五聲。合為六十

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夫黃鍾一均之數。而十一律

於此取法焉。以十二律之宮長短不同。而其臣民事

物尊卑。莫不有序。而不相亂。良以是耳。沈括不知此

理。乃以為五十四。在黃鍾為徵。在夾鐘為角。在仲呂

為商者。其亦誤矣。俗樂之有清聲。畧知此意。但不知

仲呂反生黃鍾。黃鍾又次林鍾。再生太簇。皆為變律。

已非黃鍾太簇之清聲耳。胡瑗於四清聲皆小其圍

徑。則黃鍾太簇二聲雖合。而大呂夾鍾二聲。又非半

律之半。且自夷則至應鍾四律。皆以次而小。其徑圍

以就之。遂使十二律五聲。皆有不得其正者。李照范

鎮止用十二律。則又未知此理。蓋樂之和者。在於三

分損益。樂之辨者。在於上下相生。若李照范鎮之法。

其合於三分損益者。則和矣。自夷則已降。其臣民事

物。豈能尊卑有辨。而不相凌犯乎。晉荀。變聲篇曰。變

最之笛。梁武帝之通。皆不知而作者也。

宮聲四十二。變徵聲五十六。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

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

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

近徵收一聲。比聲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

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角聲之實六十有四。

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淮南子謂之和謬。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

聲非正聲。故不為調。其證辨曰。宮羽之間有變宮。角

左氏所謂七音。漢前志所謂七始是也。然五聲者正

聲。故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至二變聲則不比於

正音。但可濟其所不及而已。然有八十四聲篇曰。黃

鐘不為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

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簇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

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為

六半聲。中呂為十二律之窮。三變聲也。自蕤賓而下

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

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也。皆有空積忽

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為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

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

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

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六十調篇曰。十

二律旋相為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

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為

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

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徵皆不成。凡二十四聲。

不可為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

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簇宮至仲呂羽。並用太簇起調。太簇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簇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卽十二律

也。十二律卽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有紀綱。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宮商角三十六調。老陽也。其徵羽二十四調。老陰也。調成而陰陽備也。或曰。日辰之數。由天五地六錯綜而生。律呂之數。由黃鐘九寸損益而生。二者不同。至數之成。則日有六甲。辰有五子。爲六十日。律呂有六律五聲。爲六十調。若合符節。何也。曰。卽所謂調成而陰陽備也。夫理必有對待。數之自然也。以天五地六合陰與陽言之。則六甲五子。究於六十。其三十二爲陽。二十四爲陰。以黃鐘九寸紀陽不紀

陰言之。則六律五聲。究於六十。亦三十六為陽。二十四為陰。蓋一陽之中。又自有陰陽也。非知天地之化育者。不能與於此。其證辨曰。禮運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孔氏疏曰。黃鐘為第一宮。至中呂為第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聲者所以起調畢曲。為諸聲之綱領。此禮運所謂還相為宮也。周禮大司樂。祭祀不用商。惟宮角徵羽四聲。古人變宮變徵。不為調。左氏傳曰。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以二變聲之不可為調也。後世以候氣篇曰。變宮變徵。參而為八十四調。其亦不考矣。候氣篇曰。以十二律分配節氣。按歷而俟之。其氣之升。分毫絲忽。隨節各異。夫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升於上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為尤彊。在呂為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而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盡天下之變。善惡無不備。律主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音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

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升於上亦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彊。在律為尤彊。在呂為差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彊。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而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不書陰。何也。曰。易盡天下之變。善惡無不備。律主中和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音之大。而至於雷霆。細而至於蟻蠓。無非聲也。易則無不備也。律則寫其所謂黃鐘一聲而已。雖有十二律六十調。然實一黃鐘也。是

理也。在聲爲中聲。在氣爲中氣。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與發而中節。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其證辨曰。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氣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今不此之務。乃區區於秬黍之縱橫。古律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精於歷數。則氣節亦未易正。至於審度量。謹權衡。會萃古今。辨析尤詳。皆所以參伍而定黃鐘爲中聲之符驗也。

按藝文志云。蔡元定律呂新書二卷。蔡元定傳。元定於書無所不讀。於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樂制度。無不精妙。所著有律呂新書。朱熹深好其書。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必將審音

協律。以諧神人。受詔典領之臣。宜得此書奏之。以備東都郊廟之樂。熹定鐘律詩樂樂制樂舞等篇。彙分於所修禮書中。皆聚古樂之根源。簡約可觀。而鐘律分前後篇。其前篇爲條凡七。一曰十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二曰十二律寸分釐毫絲忽之數。三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四曰五聲相生損益高下之次。五曰變宮變徵二變相生之法。六曰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七曰旋宮八十四聲六十調之圖。其後篇爲條凡六。一曰明五聲之義。二曰明十二律之義。三曰律寸舊法。四

曰律寸新法。五曰黃鐘分寸數法。六曰黃鐘生十  
 一律數。大槩率采元定所著。更互演繹。尤為明邃。  
 其樂制彙於王朝禮。其樂舞彙於祭禮。上下千載。  
 旁搜遠紹。昭示前聖禮樂之非迂。而將期古樂之  
 復見於今。熹蓋深致意焉。其詩樂篇。別系於後。  
 按文獻通考朱晦庵儀禮經傳通解鐘律篇。曰十  
 二律陰陽辰位相生次第之圖。曰十二律分寸釐  
 毫絲數。曰五聲五行之象。清濁高下之次。曰五聲  
 相生損益之先後之次。曰二變相生之法。曰十二  
 律正變倍半之法。曰旋宮八十四聲之圖。曰六十

調之圖。

六十調。即前旋宮圖。內六十聲也。

曰明五聲之義。曰明十

二律之義。

曰律寸舊法。

本周禮鄭元注。及杜佑通典法推之。定為此數。曰

律寸新法。

本太史公律書生鐘分。蔡元定以寸分釐毫絲忽約之。得此法。曰黃鐘

寸分數法。

蔡元定云云。曰黃鐘生十一律數。

云云。

曰黃鐘生十一律數。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九  
樂制考十二  
宋五

御製律呂正義後編卷之八十九

樂制考十二

宋五



下喪葬則給之。亦取於諸軍。又大禮。車駕宿齋所止。夜設警場角一千二百七十五人。奏嚴用金鉦大角。大鼓樂用大小橫吹。威篋簫笳笛。角手取於近畿諸州。樂工亦取於軍中。或追府縣樂工備數。歌六州十二時。每更三奏之。凡祀前一日。上御青城門觀奏嚴。若車駕巡幸。則夜奏於行宮前。人數減於大禮。凡用八百八十人。真宗崇奉聖祖。亦設儀衛。別作導引曲。今附之。兩朝志云。大駕千七百九十三人。法駕千三百五人。小駕千三十四人。人數多於前。鑾駕九百三十五人。迎奉祖宗御容。或神主。祔廟。用小鑾駕三百二十五人。上宗廟謚冊二百

人。其曲卽隨時更製。

自天聖已來。帝郊祀。躬耕藉田。皇太后恭謝宗廟。悉用正宮導引六州十二時。凡四曲。景祐二年。郊祀。減導引第二曲。增奉禋歌。初李照等撰警嚴曲。請以振容爲名。帝以其義無取。故更曰奉禋。其後祫享太廟亦用之。大享明堂用黃鐘宮。增合宮歌。凡山陵導引靈駕。章獻章懿皇后用正平調。仁宗用黃鐘羽。增昭陵歌。神主還宮用大石調。增虞神歌。凡迎奉祖宗御容。赴宮觀寺院。并神主祔廟。悉用正宮。唯仁宗御容赴景靈宮。改用道調。皆止一曲。

按文獻通考云。本朝鼓吹止有四曲。十二時導引。降仙臺。并六州爲四。又鼓吹四曲。悉用教坊新聲。車駕出入。奏導引及降仙臺。警嚴奏六州十二時。皆隨月用宮。又仁宗既定雅樂。并及鼓吹。且謂警嚴一奏。不應再用其曲。親製奉禋歌。以備三疊。又詔聶冠卿李照造詞。以配聲。下本局歌之。是年郊祀。遂用焉。皇祐親饗明堂。御製合宮歌。熙寧親郊。導引還青城。增降仙臺曲。

熙寧中。親祀南郊。曲五奏。正宮導引奉禋降仙臺。祠明堂。曲四奏。黃鍾宮導引合宮歌。皆以六州十二時。永厚陵導引警場及神主還宮。皆四曲。虞主祔廟奉安。慈聖光獻皇后山陵亦如之。諸后告遷升祔。上仁宗英宗徽號。迎太一宮神像。亦以一曲導引。率因事隨時。定所屬宮調。以律和之。

元豐中。言者以鼓吹害雅樂。欲調治之。令與正聲相得。楊傑言。正樂者。先王之德音。所以感召和氣。格降上神。移變風俗。而鼓吹者。軍旅之樂耳。蓋鼓角橫吹。起於西域。聖人存四夷之樂。所以一天下也。存軍旅之樂。示不忘武備也。鞞鞞氏掌夷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歛而歌之。燕亦如之。今大祀車駕所在。則鼓吹與

武嚴之樂陳於門而更奏之。以備警嚴。大朝會則鼓吹列於宮架之外。其器既異。先代之器。而施設概與正樂不同。國初以來。奏大樂。則鼓吹備而不作。同名為樂。而用實異。雖其音聲間有符合。而宮調稱謂。不可淆混。故大樂以十二律呂名之。鼓吹之樂。則曰正宮之類而已。乾德中。設鼓吹十二案。制璫床十二。為熊羆騰倚之狀。每案設大鼓羽葆鼓金鐃各一。歌簫笳各一。又有義手笛。名曰拱宸管。考驗皆與雅音相應。列於宮縣之籍。編之令式。若以律呂變夷部宮調。則名混同。而樂相紊亂矣。遂不復行。

元符三年七月。學士院奏。太常寺鼓吹局。應奉大行

皇帝山陵鹵簿鼓吹儀仗。并嚴更警場歌詞樂章。依例撰成靈駕發引至陵所仙呂調導引等九首。已令樂工協比聲律。從之。

政和七年三月。議禮局言。古者饒歌鼓吹曲。各異其名。以紀功烈。今所設鼓吹。唯備警衛而已。未有饒歌之曲。非所以彰休德。揚偉績也。乞詔儒臣討論撰述。因事命名。審協聲律。播之鼓吹。俾工師習之。凡王師大獻。則令鼓吹具奏。以聳羣聽。從之。

十二月。詔六州改名崇明祀。十二時改名稱吉禮。導引改名熙事備成。六引內者。設而不作。

紹興十六年。臣僚言。國家大饗。乘輿齋宿。必設警塲。肅儀衛而嚴祀事。樂工隸太常。歌詞備三疊。累朝以來皆用之。比者郊廟行事。率代以鉦鼓。取諸殿司。夫軍旅祭祀。事既異宜。樂聲清濁。用以殊尚。鉦鼓鳴角。列於鹵簿中。所以示觀德之盛。宜詔有司更製。兼籍鼓吹樂工。以時閱習。遇熙事出而用之。有司請下軍器所。造節鼓一。奏嚴鼓一百二十。鳴角亦如之。金鉦二十有四。太常前後部振作。通用一千八百五十七人。而鼓吹益盛。

按文獻通考云。紹興十三年。太常寺言。將來郊祀大禮。排設大駕鹵簿儀仗并六引。共用鼓吹八百八十四人。內鼓吹令丞二人。昨在京本寺自有令丞。如闕。以次充攝。目今並闕人。又府史典史各四人。舊係本寺人吏充攝。緣人吏將來並充贊者等。已上並乞差殿司指揮使以上充。又指揮使二人。舊係殿司差撥。又帥兵官四十六人。舊係殿前馬步二司差受宣人充。今乞並令逐司依舊。歌色四十八人。金鉦十七人。摑鼓十七人。大鼓一百一十人。小鼓六十人。長鳴六十人。中鳴六十人。鐃鼓十七人。拱宸管三十六人。羽葆鼓十二人。威篋二十

九人。桃皮感策二十四人。笳八十七人。大橫吹七十人。小橫吹六十人。簫八十七人。笛二十九人。節鼓一名。已上舊係差本寺鼓吹局樂工一百餘人。不足。並於逐司貼差雜攢樂人充。今鼓吹局樂工節目並闕。其前項合用人數。並乞令逐司依名色人數。下諸軍及將下。剗刷稍諳樂藝之人。從之。

孝宗隆興二年。兵部言。奉明詔大禮乘輿服御。除玉輅平輦等外。所用人數。並從省約。內鼓吹合用八百四十一人。止用五百八十八人。警塲合用二百七十五人。止用一百三十人。

淳熙中。大閱。帝自祥曦殿戎服而出。皇太子親王執政以下並從。諸將皆介冑乘馬導駕。軍器分衛前後。奏隨軍鼓管大樂。上尋易金甲乘馬。升將臺。殿帥舉黃旗。諸軍呼拜。奏發嚴。中軍鳴角。馬步簇隊。連三鼓。至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乃變方陣。別高一鼓。馬步軍出陣。別高一鼓。各歸部隊。五鼓。舉黃旗。變員陣。又鼓。舉赤旗。變銳陣。青旗。變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鳴角。簇隊放教。此其凡也。

按禮志云。孝宗幸候潮門外教塲。殿前司言。相視龍王堂北江岸以東茅灘一帶平地。可作教塲。已

修築將壇。將來三司馬步軍。並合全裝。披帶衣甲。執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場。下營排辦。俟駕登臺。聽金鼓起居畢。依資次變陣教閱。往回沿路。各奏隨軍鼓笛大樂。皇帝登臺。三衙起居畢。權主管殿前司王遠奏。三司人馬齊。舉黃旗。諸軍呼拜者三。遠奏。請從頭教。中軍鳴角。倒門角旗。出營。馬步軍簇隊成。收鼓訖。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撮起旗鎗。四鼓。舉白旗。中軍鼓聲。旗應。變方陣。爲備敵之形。別高一鼓。步軍四向作禦敵之勢。且戰且前。馬軍出陣。作戰鬪之勢。別高一鼓。各分歸地分。五鼓。舉黃

旗。變圓陣。爲自環內固之形。如前節次訖。三鼓。舉赤旗。變銳陣。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張。爲衝敵之形。亦依前節次訖。王遠奏。人馬教訖。取旨。舉青旗。變放教直陣。收鼓訖。一金止。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齧落旗槍。皆應規矩。帝大悅。犒賞倍之。士卒歡呼謝恩。如儀。鳴角聲。簇隊訖。

詩樂。虞廷言樂。以詩爲本。孔門禮樂之教。自興於詩始。記曰。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詠歌。以養其性情。舞蹈以養其血脉。此古之成材。所以爲易也。宋朝湖學之興。老師宿儒。痛正音之寂寥。嘗擇取二南小雅數十

篇。寓之埴籥。使學者朝夕詠歌。自爾聲詩之學。學者稍知所尚。張載嘗慨然思欲講明。作之朝廷。用之郊廟矣。朱熹述為詩篇。彙於學禮。將使後之學者考焉。小雅歌凡六篇。二南國風歌凡六篇。小雅詩譜。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皆用黃鐘清宮。俗呼為正宮調。二南國風詩譜。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芣。采蘋。皆用無射清商。俗呼為越調。朱熹曰。大戴禮言雅二十六篇。其八可歌。其八廢不可歌。本文頗有闕誤。漢末。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又加文王詩。皆古聲辭。其後新辭作。而舊曲遂

廢。唐開元鄉飲酒禮。乃有此十二篇之目。而其聲亦莫得聞。此譜相傳。即開元遺聲也。古聲亡滅已久。不知當時工師。何所考而為此。竊疑古樂有唱有歎。唱者。發歌句也。和者。繼其聲也。詩詞之外。應更有疊字散聲。以歎發其趣。故漢晉間舊曲。既失其傳。則其詞雖存。而世莫能補。如此譜。直以一聲協一字。則古詩篇篇可歌。又其以清聲為調。似亦非古法。然古聲既不可考。姑存此。以見聲歌之彷彿。俟知樂者考焉。琴律。宋始製二絃之琴。以象天地。謂之兩儀琴。每絃各六柱。又為十二絃。以象十二律。其倍應之聲。靡不

畢備。太宗因大樂雅琴。加為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大晟樂府。嘗罷一三七九。唯存五絃。謂其得五音之正。最優於諸琴也。今復俱用。太常琴制。其長三尺六寸。三百六十分。象周天之度也。按陳氏樂書云。太宗因大樂雅琴。更加二絃。召錢堯卿按譜。以君臣文武禮樂正民心九絃按曲。轉入大樂十二律。清濁互相合應。御製韶樂集中。有正聲翻譯字譜。又令鈞容班部頭任守澄。并教坊正部頭花日新。何元善等。註入唐來燕樂半字譜。凡一聲。先以九絃琴譜對大樂字。并唐來半字譜。

並有清聲。今九絃譜內。有大定樂。日重輪。月重明。三曲。并御製大樂乾安曲。仲呂大定樂一百三十一字。南呂角日重輪一百四十一字。月重明一百一十一字。無射宮乾安曲四十八字。景祐韶樂集中。太平樂一曲。譜法互同。他皆倣此。

又案文獻通考云。太宗因前代七絃。加二絃。曰清角。清徵。為九絃。一絃黃鐘。二絃大呂。三絃太簇。四絃夾鐘。五絃姑洗。六絃仲呂。七絃蕤賓。八絃林鐘。按上為夷則。九絃南呂。按上為無射。應鐘。令隨編鐘按習。每一擊一彈。各依節奏焉。

姜夔樂議。分琴為三準。自一暉至四暉。謂之上準。上

準四寸半。以象黃鐘之半律。自四暉至七暉。謂之中準。中準九寸。以象黃鐘之正律。自七暉至龍齧。謂之下準。下準一尺八寸。以象黃鐘之倍律。三準各具十二律聲。按絃附木而取。然須轉絃合本律所用之字。若不轉絃。則誤觸散聲。落別律矣。每一絃。各具三十六聲。皆自然也。分五七九絃琴。各述轉絃合調圖。五絃琴圖說曰。琴爲古樂。所用者皆宮商角徵羽正音。故以五絃散聲配之。其二變之聲。惟用古清商。謂之側弄。不入雅樂。七絃琴圖說曰。七絃散而扣之。則間一絃於第十暉。取應聲。假如宮調五絃十暉。應七絃

散聲。四絃十暉。應六絃散聲。二絃十暉。應四絃散聲。大絃十暉。應三絃散聲。惟三絃獨退一暉。於十一暉。應五絃散聲。古今無知之者。竊謂黃鐘大呂。並用慢角調。故於大絃十一暉。應三絃散聲。太簇夾鐘。並用清商調。故於二絃十二暉。應四絃散聲。姑洗仲呂蕤賓。並用宮調。故於三絃十一暉。應五絃散聲。林鐘夷則。並用慢宮調。故於四絃十一暉。應六絃散聲。南呂無射。應鐘。並用蕤賓調。故於五絃十一暉。應七絃散聲。以律長短。配絃大小。各有其序。九絃琴圖說曰。絃有七。有九。實卽五絃。七絃倍其二。九絃倍其四。所用

者五音。亦不以二變爲散聲也。或欲以七絃配五音二變。以餘兩絃爲倍。若七絃分配七音。則是今之十四絃也。聲律訣云。琴瑟齟四者。律法上下相生也。若加二變。則於律法不諧矣。或曰。如此。則琴無二變之聲乎。曰。附木取之。二變之聲固在也。合五七九絃琴。總述取應聲法。分十二律十二均。每聲取絃暉之應。皆以次列。按古者大琴則有大瑟。中琴則有中瑟。有雅琴。頌琴。則雅瑟。頌瑟。實爲之合。夔乃定瑟之制。桐爲背。梓爲腹。長九尺九寸。首尾各九寸。隱間八尺一寸。廣尺有八寸。岳崇寸有八分。中施九梁。皆象黃鍾

之數。梁下相連。使其聲冲融。首尾之下爲兩穴。使其聲條達。是傳所謂大瑟達越也。四隅刻雲以緣其武。象其出於雲和。漆其壁與首尾腹。取椅桐梓漆之全。設二十五絃。絃一柱。崇二寸七分。別以五色。五五相次。蒼爲上。朱次之。黃次之。素與黔又次之。使肄習者便於擇絃。絃八十一絲。而朱之。是謂朱絃。其尺則用漢尺。凡瑟絃具五聲。五聲爲均。凡五均。其二變之聲。則柱後抑角羽而取之。五均凡三十五聲。十二律六十均。四百二十聲。瑟之能事畢矣。夔於琴瑟之議。其詳如此。

朱熹嘗與學者共講琴法。其定律之法。十二律並用。太史公九分寸法爲準。損益相生。分十二律及五聲。位置各定。按古人以吹管聲傳於琴上。如吹管起黃鍾。則以琴之黃鍾聲合之。聲合無差。然後以次編合諸聲。則五聲皆正。唐人紀琴。先以管色合字定宮絃。乃以宮絃下生徵。徵上生商。上下相生。終於少商。下生者隔二絃。上生者隔一絃。取之。凡絲聲皆當如此。今人苟簡。不復以管定聲。其高下出於臨時。非古法也。調絃之法。散聲隔四而得二聲。中暉亦如之。而得四聲。八暉隔三而得六聲。九暉按上者隔二而得四

聲。按下者隔一而得五聲。十暉按上者隔一而得五聲。按下者隔一而得四聲。每疑七絃隔一調之。六絃皆應於第十暉。而第三絃獨於第十一暉調之。乃應及思而得之。七絃散聲爲五聲之正。而大絃十二律之位。又衆絃散聲之所取正也。故逐絃之五聲。皆自東而西。相爲次第。其六絃會於十暉。則一與三者。角與散角應也。二與四者。徵與散徵應也。四與六者。宮與散少宮應也。五與七者。商與散少商應也。其第三第五絃。會於十一暉。則羽與散羽應也。義各有當。初不相須。故不同會於一暉也。旋宮諸調之法。旋宮古

有隨月用律之說。今乃謂不必轉軫促絃。但依旋宮之法而抑按之。恐難如此泛論。當每宮指定各以何聲取何絃爲唱。各以何絃取何律爲均。乃見詳實。又以禮運正義推之。則每律各爲一宮。每宮各有五調。而其每調用律取聲亦各有法。此爲琴之綱領。而說者罕及。乃闕典也。當爲一圖。以宮統調。以調統聲。令其次第賓主。各有條理。仍先作三圖。一各具琴之形體。暉絃尺寸散聲之位。二附按聲聲律之位。三附泛聲聲律之位。列於宮調圖前。則覽者曉然。可爲萬世法矣。觀熹之言。則於琴法本融未粲。至疏達而至縝

密。蓋所謂識其大者歟。

燕樂宋初置教坊。得江南樂。已汰其坐部不用。自後因舊曲創新聲。轉加流麗。政和間。詔以大晟雅樂。施於燕饗。御殿按試。補徵角二調。播之教坊。頒之天下。然當時樂府奏言。樂之諸宮調多不正。皆俚俗所傳。及命劉昺輯燕樂新書。亦惟以八十四調爲宗。非復雅音。而曲燕昵狎。至有援君臣相說之樂以藉口者。末俗漸靡之弊。愈不容言矣。紹興中。始蠲省教坊樂。凡燕禮。屏坐伎。乾道繼志述事。間用雜攢以充教坊之號。取具臨時。而廷紳祝頌。務在嚴恭。亦以明更不

用女樂。頒示子孫。守之以爲家法。於是中興燕樂。比前代尤簡。而有關於乎君德者良多。蔡元定嘗爲燕樂一書。證俗失以存古義。今采其畧。附于下。黃鍾用合字。大呂太簇用四字。夾鍾姑洗用一字。夷則南呂用工字。無射應鍾用凡字。各以上下分爲清濁。其中呂蕤賓林鍾。不可以上下分。中呂用上字。蕤賓用勾字。林鍾用尺字。其黃鍾清用六字。大呂太簇夾鍾清各用五字。而以下上緊別之。緊五者夾鍾清聲。俗樂以爲宮。此其取律寸律數用字紀聲之畧也。一宮二商三角四變爲宮。五徵六羽七閏爲角。五聲之號。與雅

樂同。惟變徵以於十二律中陰陽易位。故謂之變。變宮以七聲所不及。取閏餘之義。故謂之閏。四變居宮商之對。故爲宮。俗樂以閏爲正聲。以閏加變。故閏爲角。而實非正角。此其七聲高下之畧也。聲由陽來。陽生於子。終於午。燕樂以夾鍾收四聲。曰宮。曰商。曰羽。曰閏。閏爲角。其正角聲變聲徵聲皆不收。而獨用夾鍾爲律本。此其夾鍾收四聲之畧也。宮聲七調。曰正宮。曰高宮。曰中呂宮。曰道宮。曰南呂宮。曰仙呂宮。曰黃鍾宮。皆生於黃鍾。商聲七調。曰大食調。曰高大食調。曰雙調。曰小食調。曰歇指調。曰商調。曰越調。皆生

於太簇。羽聲七調。曰般涉調。曰高般涉調。曰中呂調。曰正平調。曰南呂調。曰仙呂調。曰黃鍾調。皆生於南呂。角聲七調。曰大食角。曰高大食角。曰雙角。曰小食角。曰歇指角。曰商角。曰越角。皆生於應鍾。此其四聲二十八調之畧也。竊考元定言燕樂大要。其律本出夾鍾。以十二律兼四清爲十六聲。而夾鍾爲最清。此所謂靡靡之聲也。觀其律本。則其樂可知。變宮變徵。旣非正聲。而以變徵爲宮。以變宮爲角。反紊亂正聲。若此。夾鍾宮謂之中呂宮。林鍾宮謂之南呂宮者。燕樂聲高。實以夾鍾爲黃鍾也。所收二十八調。本萬寶

常所謂非治世之音。俗又於七角調各加一聲。流蕩忘反。而祖調亦不復存矣。聲之感人。如風偃草。宜風俗之日衰也。紹興乾道。教坊迄弛。不復置云。

教坊。自唐武德以來。置署在禁門內。開元後。其人寢多。凡祭祀大朝會。則用太常雅樂。歲時宴饗。則用教坊諸部樂。前代有宴樂清樂散樂。本隸太常。後稍歸教坊。有立坐二部。宋初。循舊制。置教坊。凡四部。其後平荆南。得樂工三十二人。平西川。得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十六人。平太原。得十九人。餘藩臣所貢者八十三人。又太宗藩邸。有七十一人。由是四方執藝

之精者。皆在籍中。每春秋聖節三大宴。其第一。皇帝升坐。宰相進酒。庭中吹感策。以衆樂和之。賜羣臣酒。皆就坐。宰相飲。作傾盃樂。百官飲。作三臺。第二。皇帝再舉酒。羣臣立於席後。樂以歌起。第三。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以次進食。第四。百戲皆作。第五。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六。樂工致辭。繼以詩一章。謂之口號。皆述德美及中外蹈詠之情。初致辭。羣臣皆起聽。辭畢。再拜。第七。合奏大曲。第八。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琵琶。第九。小兒隊舞。亦致辭以述德美。第十。雜劇罷。皇帝起更衣。第十一。皇帝再坐。舉酒。殿上獨吹笙。第十

二。蹴鞠。第十三。皇帝舉酒。殿上獨彈箏。第十四。女弟子隊舞。亦致辭如小兒隊。第十五。雜劇。第十六。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第十七。奏鼓吹曲。或用法曲。或用龜茲。第十八。皇帝舉酒。如第二之制。食罷。第十九。用角觥。宴畢。其御樓賜醕。同大宴。崇德殿宴契丹使。惟無後場雜劇及女弟子舞隊。每上元觀燈。樓前設露臺。臺上奏教坊樂。舞小兒隊。臺南設燈山。燈山前陳百戲。山棚上用散樂。女弟子舞。餘曲宴會賞花習射。觀稼。凡游幸。但奏樂行酒。惟慶節上壽。及將相入辭。賜酒。則止奏樂。

按陳氏樂書云。宋朝循用唐制。分教坊爲四部。收荆南。得工三十二人。破蜀。得工一百三十九人。平江南。得二十六人。始廢坐部。定河東。得工十九人。藩臣所獻八十三人。及太宗在藩邸。有七十餘員。皆籍而內之。由是精工能手大集矣。其器有琵琶。五絃箏。篳篥。笙。簫。箛。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拍板。并歌十四種焉。自合四部以爲一。故樂工不能徧習。第以大曲四十爲限。以應奉游幸。二燕。非如唐分部奏曲也。唐全盛時。內外教坊。近及二千員。梨園三百員。宜春雲韶諸院。及掖庭之伎。不關其數。太常樂工。動萬餘戶。聖朝教坊。裁二百員。并雲韶。鈞容。東西班。不及千人。有以見祖宗勤勞庶政。罔淫于樂之深意也。然均調尚間。以燕樂胡部之聲。音器尚襲法曲。龜茲之陋。非先王制雅頌之音也。革而正之。豈非今日急務耶。

所奏凡十八調。四十大曲。一曰正宮調。其曲三。曰梁州。瀛府。齊天樂。二曰中呂宮。其曲二。曰萬年歡。劔器。三曰道調宮。其曲三。曰梁州。薄媚。大聖樂。四曰南呂宮。其曲二。曰瀛府。薄媚。五曰仙呂宮。其曲三。曰梁州。保金枝。延壽樂。六曰黃鍾宮。其曲三。曰梁州。中和樂。

劍器。七日越調。其曲二。曰伊州。石州。八曰大石調。其曲二。曰清平樂。大明樂。九曰雙調。其曲三。曰降聖樂。新水調。採蓮。十曰小石調。其曲二。曰胡渭州。嘉慶樂。十一曰歇指調。其曲三。曰伊州。君臣相遇樂。慶雲樂。十二曰林鍾商。其曲三。曰賀皇恩。泛清波。胡渭州。十三曰中呂調。其曲二。曰綠腰。道人歡。十四曰南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罷金鉦。十五曰仙呂調。其曲二。曰綠腰。綵雲歸。十六曰黃鍾羽。其曲一。曰千春樂。十七曰般涉調。其曲二。曰長壽仙。滿宮春。十八曰正平調。無大曲。小曲無定數。不用者有十調。一曰高宮。二曰高

大石。三曰高般涉。四曰越角。五曰商角。六曰高大石角。七曰雙角。八曰小石角。九曰歇指角。十曰林鍾角。樂用琵琶箏篋五絃琴箏笙感篋笛方響羯鼓杖鼓拍板。法曲部。其曲二。一曰道調宮。望瀛。二曰小石調。獻仙音。樂用琵琶箏篋五絃琴箏笙感篋方響拍板。龜茲部。其曲二。皆雙調。一曰宇宙清。二曰感皇恩。樂用麝篋笛羯鼓腰鼓揩鼓鷄婁鼓鼗鼓拍板。鼓笛部。樂用三色。笛杖鼓拍板。

隊舞之制。其名各十。小兒隊凡七十二人。一曰柘枝隊。衣五色繡羅寬袍。戴胡帽。繫銀帶。二曰劍器隊。衣

五色繡羅襦。裹交脚幞頭。紅羅繡抹額。帶器仗。三曰  
婆羅門隊。紫羅僧衣。緋掛子。執錫環拄杖。四曰醉胡  
騰隊。衣紅錦襦。繫銀鞞鞞。戴氈帽。五曰譚臣萬歲樂  
隊。衣紫緋綠羅寬衫。譚裏簇花幞頭。六曰兒童感聖  
樂隊。衣青羅生色衫。繫勒帛。總兩角。七曰玉兔渾脫  
隊。衣四色繡羅襦。繫銀帶。冠玉兔冠。八曰異域朝天  
隊。衣錦襖。繫銀束帶。冠夷冠。執寶盤。九曰兒童解紅  
隊。衣紫緋繡襦。繫銀帶。冠花砌鳳冠。綬帶。十曰射雕  
回鶻隊。衣盤鵬錦襦。繫銀鞞鞞。射鵬盤。女弟子隊。凡  
一百五十三人。一曰菩薩蠻隊。衣緋生色窄砌衣。冠

卷雲冠。二曰感化樂隊。衣青羅生色通衣。背梳髻。繫  
綬帶。三曰拋毬樂隊。衣四色繡羅寬衫。繫銀帶。奉繡  
毬。四曰佳人翦牡丹隊。衣紅生色砌衣。帶金冠。翦牡  
丹花。五曰拂霓裳隊。衣紅僊砌衣。碧霞帔。戴仙冠。紅  
繡抹額。六曰採蓮隊。衣紅羅生色綽子。繫暈裙。戴雲  
鬟髻。乘綵船。執蓮花。七曰鳳迎樂隊。衣紅仙砌衣。戴  
雲鬟鳳髻。八曰菩薩獻香花隊。衣生色窄砌衣。戴寶  
冠。執香花盤。九曰綵雲仙隊。衣黃生色道衣。紫霞帔。  
冠仙冠。執旌節鶴扇。十曰打毬樂隊。衣四色窄繡羅  
襦。繫銀帶。裹順風脚。簇花幞頭。執毬杖。大抵若此。而

復從宜變易。

按陳氏樂書云。宋朝禁坊所傳。不過小兒女樂二種而已。女妓舞六十四人。引舞二人。執花四十人。舞童四人。從伎四十人。作語一人。凡總一百五十三。舞名有十焉。大宴醮會。禁坊進二種舞。每舞各進一色。舞疊方半。則工伎止立。間以俳優。戲畢。嘗于崇德殿宴契丹人使。但作小兒舞一種而已。其他端門望夜。錫慶院賜羣臣及醮宴。則舞工三十六人。凡此本唐宮中嬉燕之樂。伶簫相傳。故附曲作舞而已。雖冠服小異。而工員常定。非如坐立二

部。出于當時之君。有因而作也。至于優伶常舞大曲。惟一工獨進。但以手袖為容。蹋足為節。其妙串者。雖風旋鳥騫。不踰其速矣。然大曲前緩疊不舞。至入破。則羯鼓震鼓。大鼓與絲竹合作。句拍益急。舞者入場。投節制容。故有催拍歇拍之異。姿制俯仰。百態橫出。然終于倡優詭玩而已。故賤工專習焉。鄭衛之樂也。雖放之可也。

建隆中。教坊都知李德昇。作長春樂曲。乾德元年。又作萬歲昇平樂曲。明年。教坊高班都知郭延美。又作紫雲長壽樂鼓吹曲。以奏御焉。

太宗洞曉音律。前後親制大小曲。及因舊曲。創新聲者。總三百九十。凡制大曲十八。正宮平戎破陣樂。南呂宮平晉普天樂。中呂宮大宋朝歡樂。黃鍾宮宇宙荷皇恩。道調宮垂衣定八方。仙呂宮甘露降龍庭。小石調金枝玉葉春。林鐘商大惠帝恩寬。歇指調大定寰中樂。雙調惠化樂堯風。越調萬國朝天樂。大石調嘉禾生九穗。南呂宮調文興禮樂歡。僊呂調齊天長壽樂。般涉調君臣宴會樂。中呂調一斛夜明珠。黃鍾羽降聖萬年春。平調金觴祝壽春。曲破二十九。正宮宴釣臺。南呂宮七盤樂。仙呂宮王母桃。高宮靜三邊。

黃鍾宮採蓮回。中呂宮杏園春。獻玉杯。道調宮折枝花。林鐘商宴朝簪。歇指調九穗禾。高大石調轉春鶯。小石調舞霓裳。越調九霞觴。雙調朝八蠻。大石調清夜遊。林鐘角慶雲見。越角露如珠。小石角龍池柳。高角陽臺雲。歇指角金步搖。大石角念邊功。雙角宴新春。南呂調鳳城春。仙呂調夢釣天。中呂調採明珠。平調萬年枝。黃鍾羽賀回鑾。般涉調鬱金香。高般涉調會天仙。琵琶獨彈曲破十五。鳳鸞商慶成功。應鍾調九曲清。金石角鳳來儀。芙蓉調。藥宮春。蕤賓調。連理枝。正仙呂調。朝天樂。蘭陵角。奉宸歡。孤鴈調。賀昌時。

大石調。寰海清。玉仙商。玉芙蓉。林鍾角。泛仙槎。無射  
宮調。帝臺春。龍仙羽。宴蓬萊。聖德商。美時清。仙呂調。  
壽星見。小曲二百七十。正宮十。一陽生。玉牕寒。念邊  
戍。玉如意。瓊樹枝。鸚鵡裘。塞鴻飛。漏丁丁。息鞞鼓。勸  
流霞。南呂宮十一。仙盤露。冰盤果。芙蓉園。林下風。風  
雨調。開月幌。鳳來賓。落梁塵。望陽臺。慶年豐。青驥馬。  
中呂宮十三。上林春。春波綠。百樹花。壽無疆。萬年春。  
擊珊瑚。柳垂絲。醉紅樓。折紅杏。一園花。花下醉。游春  
歸。千樹柳。仙呂宮九。折紅蕖。鵲渡河。紫蘭香。喜見時。  
猗蘭殿。步瑤階。千秋樂。百和香。佩珊珊。黃鍾宮十二。

菊花杯。翠幕新。四塞清。滿簾霜。畫屏風。折茱萸。望春  
雲。苑中鶴。賜征袍。望回戈。稻稼成。泛金英。高宮九。嘉  
順成。安邊塞。獵騎還。游兔園。錦步帳。博山鑪。煖寒杯。  
雲紛紜。待春來。道調宮九。會夔龍。泛仙杯。披風襟。孔  
雀扇。百尺樓。金樽滿。奏明庭。拾落花。聲聲好。越調八。  
翡翠帷。玉照臺。香旖旎。紅樓夜。朱頂鶴。得賢臣。蘭堂  
燭。金鏘流。雙調十六。宴瓊林。汎龍舟。汀洲綠。登高樓。  
麥隴雉。柳如烟。楊花飛。王澤新。玳瑁簪。玉階曉。喜清  
和。人歡樂。征戍回。一院香。一片雲。千萬年。小石調七。  
滿庭香。七寶冠。玉唾盃。辟塵犀。喜新晴。慶雲飛。太平

時。林鍾商十。採秋蘭。紫絲囊。留征騎。塞鴻度。回鶻朝。  
汀洲鴈。風入松。蓼花紅。曳珠佩。遵渚鴻。歇指調九。榆  
塞清。聽秋風。紫玉簫。碧池魚。鶴盤旋。湛恩新。聽秋蟬。  
月中歸。千家月。高大石調九。花下宴。甘雨足。畫秋千。  
夾竹桃。攀露桃。燕初來。踏青回。拋繡毬。潑火雨。大石  
調八。賀元正。待花開。採紅蓮。出谷鶯。游月宮。望回車。  
塞雲平。秉燭游。小石調九。月宮春。折仙枝。春日遲。綺  
筵春。登春臺。紫桃花。一林紅。喜春雨。泛春池。雙角九。  
鳳樓燈。九門開。落梅香。春冰拆。萬年安。催花發。降真  
香。迎新春。望蓬島。高角九。日南至。帝道昌。文風盛。琥

珀杯。雪花飛。早貂裘。征馬嘶。射飛鴈。雪飄颻。大石角  
九。紅鑪火。翠雲裘。慶成功。冬夜長。金鸚鵡。玉樓寒。鳳  
戲雛。一鑪香。雲中鴈。歇指角九。玉壺冰。卷珠箔。隨風  
簾。樹青葱。紫桂叢。五色雲。玉樓宴。蘭堂宴。千秋歲。越  
角九。望明堂。華池露。貯香囊。秋氣清。照秋池。曉風度。  
靖邊城。聞新鴈。吟風蟬。林鍾角九。慶時康。上林果。畫  
簾垂。水精簾。夏木繁。暑氣清。風中琴。轉輕車。清風來。  
仙呂調十五。喜清和。菱荷新。清世歡。玉鈎欄。金步搖。  
金錯落。燕引雛。草芊芊。步玉砌。整華裾。海山青。旋絮  
綿。風中帆。青絲騎。喜聞聲。南呂調七。春景麗。牡丹開。

展芳茵。紅桃露。轉林鶯。滿林花。風飛花。中呂調九。宴  
嘉賓。會羣仙。集百祥。凭朱欄。香烟細。仙洞開。上馬杯。  
拂長袂。羽觴飛。高般涉調九。喜秋成。戲馬臺。汎秋菊。  
芝殿樂。鴻鸕杯。玉芙蓉。偃干戈。聽秋砧。秋雲飛。般涉  
調十。玉樹花。望星斗。金錢花。玉牕深。萬民康。瑤林風。  
隨陽鴈。倒金罍。鴈來賓。看秋月。黃鍾羽七。宴鄒枚。雲  
中樹。燎金鑪。澗底松。嶺頭梅。玉鑪香。瑞雪飛。平調十。  
萬國朝。獻春盤。魚上冰。紅梅花。洞中春。春雪飛。翻羅  
袖。落梅花。夜游樂。鬪春雞。因舊曲。造新聲者五十八。  
正宮南呂宮道調宮越調南呂調。並傾杯樂。三臺。仙

呂宮高宮小石調大石調高大石調小石角雙角高  
角大石角歇指角林鍾角高般涉調黃鍾羽平調。並  
傾杯樂。中呂傾杯樂。劍器。感皇化。三臺。黃鍾宮傾杯  
樂。朝中措。三臺。雙調傾杯樂。攤破。拋毬樂。醉花間。小  
重山。三臺。林鍾商傾杯樂。洞中仙。望行宮。三臺。歇指  
調傾杯樂。洞仙歌。三臺。仙呂調傾杯樂。月宮仙。戴仙  
花。三臺。中呂調傾杯樂。菩薩蠻。瑞鷓鴣。三臺。般涉調  
傾杯樂。望征人。嘉宴樂。引駕回。拜新月。三臺。若宇宙  
賀皇恩。降聖萬年春之類。皆藩邸所作。以述太祖美  
德。諸曲多祕。而平晉普天樂者。平河東回所製。萬國

朝。天樂者。又明年所製。每宴享常用之。然帝勤求治道。未嘗自逸。故舉樂有度。雍熙初。教坊使郭守忠求外任。止賜束帛。

太宗所製曲。乾興以來通用之。凡新奏十七調。總四十八曲。黃鍾道調。仙呂中呂南呂正宮小石歇指高平般涉大石中呂仙呂雙越調黃鍾羽。其急慢諸曲。幾千數。又法曲龜茲鼓笛三部。凡二十有四曲。

仁宗洞曉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賜教坊。或命教坊使撰進。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天聖中。帝嘗問輔臣以古今樂之異同。王曾對曰。古樂祀天地宗廟社稷。

山川鬼神。而聽者莫不和悅。今樂則不然。徒娛人耳目。而蕩人心志。自昔人君流連荒亡者。莫不繇此。帝曰。朕于聲技。固未嘗留意。內外宴游。皆勉強耳。張知白曰。陛下盛德。外人豈知之。願備書時政記。

世號太常為雅樂。而未嘗施於宴享。豈以正聲為不美聽哉。夫樂者。樂也。其道雖微妙難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悅豫和平。則不待知音而後能也。今太常樂縣鍾磬埙箎搏拊之器。與夫舞綴羽籥干戚之制。類皆倣古。逮振作之。則聽者不知為樂。而觀者厭焉。古樂豈真若此哉。孔子曰。惡鄭聲。恐其亂雅。亂之云者。似

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樂猶古樂。而太常乃與教坊殊絕。何哉。昔李照胡瑗阮逸改鑄鍾磬。處士徐復笑之曰。聖人寓器以聲。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無所成。蜀人房庶亦深訂其非是。因著書論古樂與今樂本末不遠。其大略以謂上古世質。器與聲朴。後世稍變焉。金石。鍾磬也。後世易之爲方響。絲竹。琴簫也。後世變之爲箏笛。匏笙也。攢之以斗。塤。土也。變而爲甌。革。麻料也。擊而爲鼓。木。祝。敬也。貫之爲板。此八音者。於世甚便。而不達者。指廟樂。鑄鍾。鑄磬。宮軒爲正聲。而概謂夷部。鹵部爲淫。

聲。殊不知大輅起於椎輪。龍艘生於落葉。其變則然也。古者食以俎豆。後世易以杯盂。簞席以爲安。後世更以榻。按。聖人復生。不能舍杯盂。榻。按。而復俎豆。簞席之質也。八音之器。豈異此哉。孔子曰。鄭聲淫者。豈以其器不若古哉。亦疾其聲之變耳。試使知樂者。由今之器。寄古之聲。去滯懣靡曼。而歸之中和雅正。則感人心。導和氣。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則世所謂雅樂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豈盡爲淫聲哉。當數子紛紛銳意改制之後。庶之論。指意獨如此。故存其語。以俟知者。教坊本隸宣徽院。有使。副使。判官。都色。長。色。

長。高班大小都知。天聖五年。以內侍二人爲鈐轄。嘉祐中。詔樂工每色額止二人。教頭止三人。有闕卽填。異時或傳詔增置。許有司論奏。使副歲閱雜劇把色人。分三等。遇三殿應奉人闕。卽以次補。諸部應奉及二十年。年五十以上。許補廟令。或鎮將官制行。以隸太常寺。同天節。寶慈慶壽宮生辰。皇子公主生。凡國之慶事。皆進歌樂詞。

熙寧九年。教坊副使花日新言。樂聲高。歌者難繼。方響部器不中度。絲竹從之。宜去噍殺之急。歸擘。緩之。易。請下一律。改造方響。以爲樂準。絲竹悉從其聲。則音律皆協。以導中和之氣。詔從之。十一月。奏新樂於化成殿。帝諭近臣曰。樂聲第降一律。已得寬和之節矣。增賜方響爲架三十。命太常下法駕鹵簿樂一律。如教坊云。

孝宗隆興二年。天申節。將用樂上壽。上曰。一歲之間。只兩宮誕日外。餘無所用。不知作何名色。大臣皆言。臨時點集。不必置教坊。上曰善。乾道後。北使每歲兩至。亦用樂。但呼市人使之。不置教坊。止令修內司先兩旬教習。舊例用樂人三百人。百戲軍百人。百禽鳴二人。小兒隊七十一人。女童隊百三十七人。築毬軍

三十二人。起立門行人三十二人。旗鼓四十人。以上並臨

安府相撲等子二十一人。御前忠命罷小兒及女童

隊。餘用之。

雲韶部者。黃門樂也。開寶中。平嶺表。擇廣州內臣之

聰警者。得八十人。令於教坊習樂藝。賜名簫韶部。雍

熙初。改曰雲韶。每上元觀燈。上巳端午觀水嬉。皆命

作樂於宮中。遇南至元正清明春秋分社之節。親王

內中宴射。則亦用之。奏大曲十三。一曰中呂宮萬年

歡。二曰黃鍾宮中和樂。三曰南呂宮普天獻壽。此曲

亦太宗所製。四曰正宮梁州。五曰林鍾商泛清波。六

曰雙調大定樂。七曰小石調喜新春。八曰越調胡渭

州。九曰大石調清平樂。十曰般涉調長壽仙。十一曰

高平調罷金鉦。十二曰中呂調綠腰。十三曰仙呂調

綵雲歸。樂用琵琶箏笙箏篳篥笛方響杖鼓羯鼓大鼓

拍板。雜劇用傀儡。後不復補。

鈞容直。亦軍樂也。太平興國三年。詔籍軍中之善樂

者。命曰引龍直。每巡省遊幸。則騎導車駕而奏樂。若

御樓觀燈賜醮。則載第一山車。端拱二年。又選捧日

天武拱聖軍。曉暢音律者。增多其數。以中使監視。藩

臣以樂工上貢者亦隸之。淳化四年。改名鈞容直。取

鈞天之義。初用樂工。同雲韶部。大中祥符五年。因鼓工溫用之請。增龜茲部如教坊。其奉天書及四宮觀皆用之。有指揮使一人。都知二人。副都知二人。押班三人。應奉文字一人。監領內侍二人。嘉祐元年。係籍三百八十三人。六年。增置四百三十四人。詔以爲額。闕卽補之。七年。詔隸班及二十四年年五十以上者。聽補軍職。隸軍頭司。其樂舊奏十六調。凡三十六大曲。鼓笛二十一曲。并他曲甚衆。嘉祐二年。監領內侍言。鈞容直與教坊樂並奏。聲不諧。詔罷鈞容舊十六調。取教坊十七調肄習之。雖間有損益。然其大曲曲

破并急慢諸曲。與教坊頗同矣。紹興中。鈞容直舊管四百人。楊存中請復收補。權以舊管之半爲額。尋聞其召募騷擾。降詔止之。及其以應奉有勞。進呈推賞。又申論止於支賜一次。庶杜其日後希望。紹興三十年。復詔鈞容班可蠲省。令殿司比擬一等班直收頓。內老弱癯疾者放停。教坊所嘗援祖宗舊典。點選入教。雖暫從其請。紹興三十一年。有詔教坊卽日蠲罷。各令自便。

東西班樂。亦太平興國中選東西班習樂者。樂器獨用銀字箏。篋小笛。小笙。每騎從車駕而奏樂。或巡方。

則夜奏於行宮殿庭。

諸軍皆有善樂者。每車駕親祀回。則衣緋綠衣。自青城至朱雀門。列於御道之左右。奏樂迎奉。其聲相屬。聞十數里。或軍中宴設亦奏之。

掉刀鎗牌翻歌等。不常置。

清衛軍習樂者。令鈞容直教之。內侍主其事。園苑賜會。及館待契丹使人。

又有親從親事樂。及開封府衙前樂。園苑又分用諸軍樂。諸州皆有衙前樂。

四夷樂者。元豐六年五月。召見米脂砦所降戎樂四十二人。奏樂於崇政殿。以三班借職王恩等六人。差監在京閑慢庫務門及舊城門。敢勇三十六人。與茶酒新任殿侍。大晟樂書曰。前此宮架之外。列熊羆案。所奏皆夷樂也。豈容淆雜大樂。乃奏罷之。然古鞮鞞氏掌四夷樂。韎師旄人。各有所掌。以承祭祀。以供宴享。蓋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歡心。使鼓舞焉。先王之所不廢也。漢津曰。每大朝會。宜設於殿門之外。天子御樓。則宮架之外。列於道側。豈可施于廣庭。與大樂並奏哉。



樂遼

太宗天顯三年。唐遣使遺玉笛。

契丹有樂自此始。

五年。人皇王倍進玉笛。

倍居南京。得玉笛於唐。進於帝。

七年。唐遣使遺紅牙笙。

唐聘使至。以紅牙笙為通問之禮。

會同二年。晉以伶官來歸。

晉遣劉煦以伶官歸於帝。遼於是散樂。

三年。宴晉及諸國使。用樂舞。

晉遣宣徽使楊端王眺等。及諸國使朝見。帝御便殿。賜宴。端眺起進酒。作歌舞。端午日。宴羣臣及諸國使。命回鶻燉煌二使作本俗舞。俾諸使觀之。

大同元年。以晉太常樂譜宮懸樂架。委所司赴京。

帝自汴將還國。委官將晉太常樂譜宮懸樂架。先送上京。

聖宗統和元年。上皇太后尊號。議樂。

帝率羣臣上皇太后尊號曰承天皇太后。設宮懸篥簾。大樂工協律郎入。太后儀衛動。舉麾。太和樂作。大樂令太常卿導引。升御座。簾捲。樂止。文武三品以上

入。舒和樂作。至位。樂止。皇帝入門。雍和樂作。至殿前位。樂止。宰相押冊。皇帝隨冊。樂作。至殿前。置冊於案。樂止。翰林學士大將軍昇冊。樂作。置御座前。樂止。丞相上殿。樂作。至讀冊位。樂止。皇帝下殿。樂作。至位。樂止。太后宣答訖。樂作。皇帝至西閣。樂止。親王丞相上殿。樂作。退班。出。樂止。下簾。樂作。皇太后入內。樂止。太平元年。上尊號。奏樂。

帝御昭慶殿。文武百僚奉冊。上尊號曰睿文英武尊道。至德崇仁廣孝功成治定昭聖神贊天輔皇帝。設宮懸於殿庭。舉麾位在殿第三重西階之上。協律郎

各入就舉麾位。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將仗動。協律郎舉麾。大樂令撞黃鐘之鐘。左右鐘皆應。工人舉祝。樂作。皇帝卽御座。扇合。樂止。王公入門。樂作。至位。樂止。通事舍人引押冊大臣。初動。樂作。置冊殿前香案訖。就位。樂止。昇冊官奉冊。初動。樂作。升殿。置冊御坐前。就西墉北上位。樂止。大臣上殿。樂作。至殿欄內位。樂止。大臣降殿階。樂作。復止。王公三品以上出。樂作。太常博士引太常卿。太常卿引皇帝降御座。入閣。樂止。冊官前冊。樂作。立皇太子。用樂。至立樂止。皇太子入門。樂作。至立樂止。

帝立梁王宗真爲皇太子。大樂令陳宮縣。皆如皇帝受冊儀。皇太子儀仗笳簫鼓吹等。陳宣慶門外。至日。皇太子入門。貞安之樂作。至位。樂止。受冊寶畢。皇太子退。樂作。出門。樂止。

興宗重熙九年。上册儀。奏樂。

上契丹冊。皇帝出。奏隆安之樂。

道宗太康八年。行柅黍所定升斗。

十二律用周黍尺九寸管。空徑三分爲本。帝詔行柅黍所定升斗以定律。其法用古律焉。

天祚帝天慶元年。上壽奏樂。

天帝生辰上壽儀。皇帝出東閣。鳴鞭。樂作。簾捲。扇開。樂止。太尉執臺分班。大樂令舉麾。樂作。皇帝飲酒訖。樂止。應坐臣僚東西外殿。大樂令引堂上樂升。大臣執臺。大樂令奏舉觴。登歌樂作。飲訖。樂止。行臣僚酒遍。大樂令奏巡周。舉麾。樂作。飲訖。樂止。太常卿進御食。與太官令奏食遍。樂作。文舞入。三變。引出。樂止。次進酒。行臣僚酒。舉觴巡周。樂作。飲訖。樂止。次進食。食遍。樂作。武舞入。三變。引出。樂止。扇合。簾下。鳴鞭。樂作。皇帝入西閣。樂止。

二年。駕幸混同江。行頭魚宴。行歌舞。

帝如春州。幸混同江釣魚。界外諸節度以故事皆來朝。適遇頭魚宴。酒半酣。帝臨軒。命諸使次第歌舞為樂。

遼史樂志。遼有國樂。猶先王之風。其諸國樂。猶諸侯之風。正月朔日朝賀。用宮懸雅樂。元會用大樂。曲破。後用散樂。角觥終之。是夜皇帝燕飲。用國樂。七月十三日。皇帝出行宮三十里卓帳。十四日。設宴。應從諸軍隨各部落動樂。十五日中元大宴。用漢樂。春飛放杏塢。皇帝射獲頭鵝。薦廟燕飲。樂工數十人。執小樂器侑酒。

聖宗統和十二年十二月戊子。高麗進妓樂。却之。今附列于諸國之次。

雅樂。自漢以後相承雅樂。有古頌焉。有古大雅焉。遼闕郊廟禮。無頌樂。

冊禮樂工次第。四隅各置建鼓一處。樂工各一人。宮懸每面九處。每處樂工一人。樂虞近北置祝。啟各一。樂工各一人。樂虞內。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樂虞西南。武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樂虞東南。文舞六十四人。執小旗二人。協律郎二人。大樂令一人。唐十二和樂。遼初用之。豫和祀天神。順和祭地祇。永

和享宗廟。肅和登歌奠玉帛。雍和入俎接神。壽和酌獻飲神。大和節升降。舒和節出入。昭和舉酒。休和以飯。正和皇后受冊以行。承和太子以行。

遼十二安樂。初梁改唐十二和樂爲九慶樂。後唐建唐宗廟。仍用十二和樂。晉改爲十二同樂。遼雜禮。天子出入奏隆安。太子行奏貞安。則是遼嘗改樂名矣。餘十安樂名缺。

遼雅樂歌辭。文闕不具。八音器數。大抵因唐之舊。八音。金。罇。鍾。石。球。磬。絲。琴。瑟。竹。簫。簫。箏。匏。笙。竽。土。壘。革。鼓。鼗。木。祝。啟。

大樂。隋鄭譯得西域蘇祇婆七旦之聲。求合七音八十四調之說。由是雅俗之樂。皆此聲矣。用之朝廷。別於雅樂者。謂之大樂。晉高祖使馮道劉煦冊應天太后太宗皇帝。其聲器工官。與法駕同歸於遼。

大樂器。唐杜佑通典稱諸樂並亡。唯景雲樂舞僅存。五代板蕩之餘。在者希矣。遼國大樂。晉代所傳。雜禮雖見坐部。樂工左右各一百二人。蓋亦以景雲遺工充坐部。其坐立部樂。自唐已亡。可考者唯景雲四部樂舞而已。玉磬。方響。搗箏。筑。臥箏篴。大箏篴。小箏篴。大琵琶。小琵琶。大五絃。小五絃。吹葉。大笙。小笙。膚篳。

簫。銅鈸。長笛。尺八笛。短笛。以上皆一人。毛員鼓。連鼓。鼓。貝。以上皆二人。餘每器工一人。歌二人。舞二十人。分四部。景雲舞八人。慶雲樂舞四人。破陣樂舞四人。承天樂舞四人。

大樂調。雅樂有七音。大樂亦有七聲。謂之七旦。一曰婆陁力。平聲。二曰雞識。長聲。三曰沙識。質直聲。四曰沙侯加濫聲。五曰沙臘。皆應聲。六曰般贍。五聲。七曰俟利箏。斛先聲。自隋以來。樂府取其聲。四旦二十八調。爲大樂。婆陁力旦。正宮。高宮。中呂宮。道調宮。南呂宮。仙呂宮。黃鐘宮。雞識旦。越調。大食調。高大食調。雙

調。小食調。歇指調。林鐘商調。沙識旦。大食角。高大食角。雙角。小食角。歇指角。林鐘角。越角。沙侯加濫旦。中呂調。正平調。高平調。仙呂調。黃鐘調。般涉調。高般涉調。右四旦二十八調。不用黍律。以琵琶絃叶之。皆從濁至清。迭更其聲。下益濁。上益清。七七四十九調。餘二十一調失其傳。蓋出九部樂之龜茲部云。大樂聲各調之中。度曲協音。其聲凡十。曰五凡工尺上一四六勾合。近十二雅律。於律呂各闕其一。猶雅音之不及商也。

按遼代創大樂。尚曉四清。倣西域七調爲七聲。一

如龜茲所傳舊律。至於清聲。則獨去一變清。但取五聲之四清而隸以二十八調。其曰婆陀力旦。卽宮清也。故其所隸七調皆稱宮。曰鷄識旦。卽商清也。故其所隸七調皆稱商。曰沙識旦。卽角清也。故其所隸七調皆稱角。曰沙侯加濫旦。卽徵清也。故其所隸七調皆稱徵。雖其所爲調不解何等。然能於舊譜五旦中。獨去一旦爲四清。此則隋唐後立樂所不及者。况其所去者適是羽清。以羽無清聲也。蓋遼在唐時。尚能得宇文七聲。唐坐部清樂。且五代喪亂不及。故能存其意。宋經五代兵革。後已

失傳。而儒者又以西域七聲爲非。故舉世茫然耳。遼冊皇后儀。呈百戲角觥戲馬以爲樂。

按禮志云。皇帝納后儀。翼日。皇帝晨興。復御殿。宴后族及羣臣。皇族后族偶飲如初。百戲角觥戲馬。較勝以爲樂。按此是納后時有此戲。不得云冊后儀也。按本紀。太宗天顯七年。六月庚辰。觀角觥戲。聖宗太平元年。冬十月庚申。幸通天觀。觀魚龍曼衍之戲。

皇帝生辰樂次。酒一行。觥策起歌。酒二行。歌。手伎入。酒三行。琵琶獨彈。餅茶致語。食入。雜劇進。酒四行。闕。酒五行。笙獨吹。鼓笛進。酒六行。箏獨彈。築毬。酒七行。歌。曲破。角觥。

曲宴宋國使樂次。酒一行。觥策起歌。酒二行。歌。酒三行。歌。手伎入。酒四行。琵琶獨彈。餅茶致語。食入。雜劇進。酒五行。闕。酒六行。笙獨吹。合法曲。酒七行。箏獨彈。酒八行。歌。擊架樂。酒九行。歌。角觥。

散樂。以三音該三才之義。四聲調四時之氣。應十二管之數。截竹爲四竅之笛。以叶音聲。而被之絃歌。三音。天音揚。地音抑。人音中。皆有聲無文。四時。春聲曰平。夏聲曰上。秋聲曰去。冬聲曰入。散樂器。觥策。簫。笛。

笙。琵琶。五絃。箜篌。箏。方響。杖鼓。第二鼓。第三鼓。腰鼓。大鼓。鞀。拍板。雜戲。不經。故不具述。

鼓吹樂。遼雜禮。朝會設熊羆十二案。法駕有前後部鼓吹。百官鹵簿。皆有鼓吹樂。前部。鼓吹令二人。搗鼓十二。金鈺十二。大鼓百二十。長鳴百二十。鐃十二。鼓十二。歌二十四。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後部。大角百二十。鼓吹丞二人。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簫二十四。鐃十二。鼓十二。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右前後鼓吹。行則導駕奏之。朝會則列仗。設而不奏。橫吹樂。橫吹亦軍樂。與鼓吹分部而同用。皆屬鼓吹。

令。前部。大橫吹百二十。節鼓二。笛二十四。鼙。篳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鼙。篳篥二十四。搗鼓十二。金鈺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羽葆十二。鼓十二。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後部。小橫吹百二十四。笛二十四。簫二十四。鼙。篳篥二十四。桃皮鼙。篳篥二十四。

百官鼓吹。橫吹樂。自四品以上。各有增損。見儀衛志。漢唐之盛。文事多西音。是爲大樂散樂。武事皆北音。是爲鼓吹。橫吹樂。雅樂在者。其器雅。其音亦西云。宗。按儀衛志。無四品以上鼓吹。橫吹增損之文。

太宗天會五年得宋樂器。

宗翰以宋大樂教坊鐘簾樂簾諸器北還。

熙宗皇統元年上尊號用宋樂。

羣臣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皇帝始就

用宋樂有司以鍾磬刻晟字者犯太宗諱皆以黃紙

封之。

海陵王天德二年冊立皇后用樂。

冊皇后徒單氏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降

座同冊寶入門奏昌寧之曲出門同將受冊寶以冊

寶入門宮縣奏肅寧之曲命婦升降同后出閣奏順

八寧之曲升降座同受冊奏坤寧之曲。

四年冊立皇太子用樂。

冊皇太子光英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乾寧之曲用

夾鍾宮冊使入門昌寧之曲皇太子入門元寧之曲。

出門同。

貞元元年幸中都奏樂。

駕幸中都奏采茨曲。姑洗宮。

三年裕饗奏樂。

回鑾奏采茨曲。黃鐘宮。

正隆六年幸南京奏樂。

駕幸南京。奏采茨曲。林鐘宮。

世宗大定三年。祫饗。奏樂。

回鑾。奏采茨曲。應鐘宮。

七年。上册寶。奏樂。

羣臣上册寶。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太簇宮泰寧之曲。降座同。册寶入門。奏天保報上之曲。奉册寶官將復班位。奏歸美揚功之曲。册寶初行。奏和寧之曲。册寶將升殿。皇太子自侍立位至降階。曲並同。皇太子升殿賀。奏同心戴聖之曲。  
八年。册立皇太子。用樂。

册皇太子允恭。皇帝將升御座。宮縣洪寧之曲。並用太簇

宮皇太子入門。奏肅寧之曲。羣臣合班。奏嘉寧之曲。

皇太子復受册位。奏和寧之曲。

九年。幸東宮宴樂。

十一月庚申。皇太子生日。帝宴於東宮。命奏新聲。謂大臣曰。朕製此曲。名君臣樂。今天下無事。與卿等共之。不亦樂乎。

十一年。議郊祀樂舞。

太常議。按唐會要。舊制。南北郊。宮縣用二十架。周漢魏晉宋齊六朝。及唐開元宋開寶禮。其數皆同。宋會

要用三十六架。五禮新儀用四十八架。其數多。似乎太侈。今擬太常因革禮。天子宮懸之樂。三十六簾。宗廟與殿庭同。郊丘則二十簾。宜用宮懸二十架。登歌編鐘編磬各一簾。又按樂曲之名。唐以和。宋以安。本朝定樂曲。以寧爲名。今止有太廟祫饗樂曲。而郊祀樂曲未備。皇統元年。拜天用乾寧之曲。圜丘降神。固可就用。今太廟祫饗。皇帝升降行止。奏昌寧之曲。迎神奏豐寧之曲。酌獻舞出入奏肅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宋開寶禮亦可就用。餘有郊祀曲名皇帝入中壇奠玉幣。迎俎酌獻。舞出入樂曲。宜皆以寧字製

名。遂命學士撰焉。皇帝入中壇。奏昌寧之曲。降神送神。奏乾寧之曲。昊天上帝奏洪寧之曲。皇地祇奏坤寧之曲。配位奏永寧之曲。飲福奏福寧之曲。升降望燎出入大小次。並與入中壇同。又命太常議文武二舞所當先後。太常議按唐宋郊廟之禮。並先文後武。本朝自行禘祫之禮亦然。惟唐韋萬石建議。謂先儒相傳。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當時雖從。尋復改之。其以開元禮先文後武爲定。方丘如圜丘之儀。社稷則登歌。

議朝饗樂。

宗廟。皇帝入門。宮縣以無射宮。升殿。登歌以夾鐘。皆奏昌寧之曲。迎神送神。奏來寧之曲。九成。天德二年。晨裸畢。小次。方奏迎神曲。至是年。太常奏依開元開寶禮。至版位。即奏黃鐘宮三。大呂角二。太簇徵二。應鐘羽二。曲詞皆同。進俎。奏豐寧之曲。酌獻。宮縣奏無射大元之曲。諸室之曲。德帝曰大熙。安帝曰大安。獻帝曰大昭。昭祖曰大成。景祖曰大昌。世祖曰大武。肅宗曰大明。穆宗曰大章。康宗曰大康。太祖曰大定。太宗曰大惠。熙宗曰大同。睿宗曰大和。昭德皇后廟曰儀坤。皇帝還版位。及亞終獻。皆奏無射宮肅寧之曲。

飲福登歌。奏夾鐘宮福寧之曲。徹豆。奏豐寧之曲。皆用無射宮。

十二年。定禘禘時饗樂。

制禘禘時饗。有司攝事。初獻盥洗。奏無射宮肅寧之曲。升階。登歌。奏夾鐘宮嘉寧之曲。餘並與親饗同。

十三年。歌女直詞。

帝謂宰臣曰。會寧乃國家興王之地。自海陵遷都永安。女直人漸忘舊風。朕時嘗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蓋以備禮也。非朕心所好。因御睿思殿。命歌者歌女直詞。顧謂皇太子及諸王

曰。朕思先朝所行之事。未嘗暫忘。故時聽此詞。亦欲令汝輩知之。

十四年。製樂舞名。

太常始議歷代之樂。各自爲名。今郊廟社稷所用宋樂器。犯廟諱。宜皆刮去。更爲製名。於是命禮部學士院太常寺撰名。乃取大樂與天地同和之義。名之曰太和。文武二舞。皇統年間。定文舞曰仁豐道洽之舞。武舞曰功成治定之舞。貞元儀。又改文舞曰保大定功之舞。武舞曰萬國來同之舞。帝時又有四海會同之舞。於是一代之制始備。

二十五年。幸上京。宴宗室。歌本曲。

帝幸上京。宴宗室於皇武殿。帝諭之曰。今日甚欲成醉。此樂不易得也。昔漢高祖過故鄉。與父老歡飲。擊筑而歌。令諸兒和之。彼起布衣。尚且如此。况我祖宗世有此土。今天下一統。朕巡幸至此。何不樂飲。於是宗室婦女起舞。進酒畢。羣臣故老起舞。帝曰。吾來故鄉數月矣。今迴期已近。未嘗有一人歌本曲者。汝曹來前。吾爲汝歌。乃命宗室子敘坐殿下者皆上殿。面聽帝歌曲。道祖宗勗業艱難。及所以繼述之意。帝旣自歌。至慨想祖宗音容如覩之語。悲感不復能成聲。

歌畢。泣下數行。右丞相元忠。暨羣臣宗室。捧觴上壽。皆稱萬歲。於是諸老人更歌本曲。如私家相會。暢然歡洽。帝復續調歌曲。留坐一更。極歡而罷。

二十七年。冊皇太孫。用樂。

冊皇太孫璟。皇帝將升御座。宮縣奏泰寧之曲。並姑洗宮。

皇太孫入門。奏慶寧之曲。出門同。羣臣合班。奏順寧之曲。皇太孫復受冊位。奏保寧之曲。

二十九年。章宗即位。定世宗顯宗廟樂。

有司奏上世宗樂曲曰大鈞。顯宗樂曲曰大寧。顯宗。

世宗太子允恭。章宗考也。

章宗明昌五年。置禮樂講議所。

詔用唐宋故事。置所講議禮樂。有司謂雅樂自周漢以來。止存大法。魏晉而後。更造律度。訖無定論。至後周保定中。得古玉斗於北中。以造尺律。其後牛宏以為不可。止用蘇綽鐵尺。至隋亦用之。唐興。因隋樂不改。及黃巢之亂。樂縣散失。太常博士殷盈孫。以周法鑄鐃。鍾。編鐘。處士蕭承訓等。校石磬。合而奏之。至周顯德。以黍定律。議者謂比唐樂高五律。宋初。亦用于朴所制樂。時和峴以周顯德律。音近哀思。乃依西京銅望臬石尺。重造十二管。取聲下。王朴一律。景祐初。

李照取黍累尺成律。以其聲猶高。更用太府布帛尺。遂下太常樂三律。皇祐中。阮逸胡瑗改造上下一律。或謂其聲舛鬱不和。依舊用王朴樂。元豐間。楊傑叅用李照鐘磬。加四清聲。下王朴樂二律。以爲新樂。元祐間。范鎮又造新律。下李照樂一律而未用。至崇寧間。魏漢津以范鎮知舊樂之高。無法以下之。乃以時君指節爲尺。其所造鐘磬。卽今所用樂是也。然以王朴所制聲高。屢命改作。李照以太府尺制律。人習舊聽。疑於太重。其後范鎮等論樂。復用李照所用太府尺。卽周隋所用鐵尺。牛宏等以爲近古合宜者也。今

取見有樂。以唐初開元錢校其分寸亦同。則漢津所用指尺。殆與周隋唐所用之尺同矣。漢津用李照范鎮之說而恥同之。故用時君指節爲尺。使衆人不敢輕議。其尺雖爲詭說。其制乃與古同。而清濁高下皆適中。非出於法數之外。私意妄爲者也。蓋今之鐘磬。雖崇寧之所製。亦周隋唐之樂也。閱今所用樂律。聲調和平。無太高太下之失。可以久用。唯辰鐘辰磬。自昔散缺。宜補鑄辰鐘十五。辰磬二十一。通舊各爲二十四簾。帝曰。嘗觀宋人論樂。以爲律主於人聲。不當泥於其器。要之在聲和而已。於是命禮部符下南京

取宋舊工。更鑄辰鐘十有二。又以舊鐘姑洗夷則皆高五律。無射高二律。別鑄以補之。乃協。又琢辰磬各十有二。以其半少劣。擇其諧者而用之。

按正隆時。海陵營太廟於汴。後貞祐南遷。宣宗修之。以附諸帝神主。其地故宋景靈宮之址也。掘其下。得編鐘十三。編磬八。皆刻大晟字。時金朝多故。禮樂散亡。竟亦不能備也。

太和元年。樂兼用教坊。

皇統二年。宰臣奏。自古並無伶人赴朝參之例。所有教坊人員。只宜聽候宣喚。不合同百僚赴起居。帝即

位。禁伶人不得以歷代帝王為戲。及稱萬歲者。至是有司又奏。太常工人數少。即以渤海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兼習以備用。從之。於是元日聖誕上壽儀。教坊奏樂。

衛紹王大安元年。定章宗廟樂。

有司奏上章宗廟樂曰大隆。

哀宗正大元年。定宣宗廟樂。

有司奏上宣宗廟樂曰大慶。

補修大樂。

宣宗南遷。附諸帝后於汴京太廟。禮官言。附享禮畢。

車駕還宮至承天門外。百官奉迎。宮縣奏采芡。以樂簾未備。遂止用教坊樂。及是帝命太常補修之。天興二年。議太廟用樂。旋止。

帝遷蔡。太祖太宗及后妃御容至自汴京。奉安於乾元寺。左宣徽使溫敦七十五奏當用樂。帝曰。樂須太常。奈何。七十五曰。市有優樂。可假用之。權左右司員外郎王鶚奏曰。世俗之樂。豈可施於帝王之前。遂止。金史樂志。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未盡其美也。及大定明昌之際。日修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卽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

則有饒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爲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按禮志云。金之郊祀。本於其俗。有拜天之禮。其後太宗卽位。乃告祀天地。蓋設位而祭也。天德以後。始有南北郊之制。大定明昌。其禮寔備。大定十一年。始郊。又祀前二日。大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

於壇上稍南。北向。玉磬在午陛。圓壇三成。成十之

二陛。各按辰位。之

西。金鐘在午陛之東。祝一。在鐘前稍北。敎一。在磬前稍北。東西相向。歌工之次。餘工各立於縣後。琴

瑟在前。匏竹在後。於壇下第一等上。皆重行異位。北向。又設宮縣樂南壇外門之外。八佾二舞表於樂前。又設采芡樂於應天門前。祀前一日。設大樂令位於樂簾之間稍東。西向。協律郎位於樂簾之西。東向。又設大樂令位於宮縣之北稍東。協律郎二。在大樂令南。東西相向。祀日。大樂令帥工人布於宮縣之內。文舞八佾。立於縣前表後。武舞八佾。各爲四佾。立於宮縣左右。引舞執纛等在。前。又引登歌樂工由卯陞而升。各就其位。歌擊彈者坐。吹者立。

又按志載郊祀樂歌。皇帝入中壇。宮縣黃鐘宮昌寧之曲。降神。宮縣乾寧之曲。仁豐道洽之舞。圓鍾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圓鍾三奏。黃鍾太簇姑洗皆一奏。皇帝盥洗。宮縣黃鐘宮昌寧之曲。皇帝升壇。登歌大呂宮昌寧之曲。昊天上帝奠玉幣。登歌大呂宮洪寧之曲。皇地祇坤寧之曲。配位。太祖皇帝永寧之曲。司徒迎俎。宮縣黃鍾宮豐寧之曲。昊天上帝酌獻。登歌大呂宮嘉寧之曲。皇地祇泰寧之曲。配位。太祖皇帝燕寧之曲。文舞退。武舞進。宮縣黃鍾宮咸寧之曲。亞終獻。宮縣黃

鍾宮咸寧之曲。功成治定之舞。皇帝飲福。登歌大呂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大呂宮豐寧之曲。送神。宮縣園鍾宮乾寧之曲。詞詳樂章考。

又按禮志云。方丘儀。遣官行事祭前三日讀誓訖。散齋

二日。守壝門兵衛。與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祭前

二日。大樂令帥其屬。設登歌之樂於壇上。如郊祀。

祭前一日。設協律郎位於樂簾西北。東向。大樂令

位於樂簾之間。西向。祭日。三獻官俱入就位。有司

請行事。協律郎高舉笏。執麾者舉麾。俯伏。興。工鼓

祝。樂作。坤寧之曲。八成。偃麾。曼啟。樂止。初獻詣盥

洗位。樂作。肅寧之曲。至位。北向立。樂止。詣壇。樂作。

肅寧之曲。凡初獻升降皆作肅寧之曲。升自卯陛。至壇。樂止。詣

皇地祇神座前。北向立。樂作。靜寧之曲。奠玉幣訖。

樂止。次詣配位神座前。東向立。樂作。億寧之曲。奠

幣。樂止。降自卯陛。樂作。復位。樂止。初獻奠幣畢。司

徒大官令奠饌訖。樂止。按此上脫樂作一節。初獻詣盥洗位。

樂作。至位。樂止。詣壇。樂作。至壇上。樂止。詣皇地祇

座前。祭酒奠爵。樂止。按此上脫樂作一節。詣配位酌尊所。樂

作。太簇宮保寧之曲。詣神座奠爵。樂止。讀祝訖。樂

作。按此下脫樂作一節。降自卯陛。樂作。復位。樂止。亞獻終獻

分獻。並如上儀。諸獻俱畢。徹籩豆。樂作。豐寧之曲。卒徹。樂止。賜胙。樂作。一成止。初送神。樂止。初獻詣望瘞位。樂作。太簇宮肅寧之曲。至位。樂止。禮畢。以次出。按志載方丘樂歌。迎神鎮寧之曲。林鍾宮。太簇角。姑洗徵。南呂羽。俱再奏。初獻盥洗。太簇宮肅寧之曲。初獻升壇。應鐘宮肅寧之曲。初獻奠玉幣。太簇宮億寧之曲。司徒奉俎。太簇宮豐寧之曲。正位酌獻。太簇宮溥寧之曲。配位酌獻。太簇宮保寧之曲。亞終獻升壇。太簇宮咸寧之曲。徹豆。應鍾宮豐寧之曲。送神。林鍾宮鎮寧之曲。詣望瘞。瘞似應作瘞。

位。太簇宮肅寧之曲。詞詳樂章考。

又按禮志云。貞元元年閏十二月。有司奏建社稷壇於上京。大定七年七月。又奏建壇於中都。祭用春秋二仲月上戊日。樂用登歌。遣官行事。凡與祭官。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守衛社宮門。大樂工人俱清齋一宿。祭前二日。大樂令設樂於壇上。前一日。設協律郎位於壇上東北隅。俱西向。設大樂令位於兩壇之間。南向。祭日。大樂令帥工人入。太尉詣盥洗位。協律郎跪。俯伏。舉麾。樂作。太簇宮正寧之曲。後盥洗同。至洗位。南向立。樂止。詣太社壇。樂作。應鐘

宮嘉寧之曲。後升壇同。升自北陛。樂止。太尉受玉帛。樂

作。太簇宮嘉寧之曲。太稷同。奠訖。樂止。降自北陛。詣

太稷壇。如太社后土之儀。太尉既奠玉幣。司徒奉

俎。饌初入門。樂作。太簇宮正寧之曲。饌至陛。樂止。

升壇設訖。司徒降自西陛。樂作。復位。樂止。太尉詣

壘洗位。樂作。至位。樂止。詣太社壇。升自北陛。樂作。

至太社酒樽所。樂止。酌酒。樂作。太簇宮阜寧之曲。

太稷同。奠爵訖。樂止。詣配位酌酒。樂作。太簇宮昭寧

之曲。奠爵訖。樂止。太尉降自北陛。樂作。至壘洗位。

樂止。太尉詣太稷壇。並如太社后土之儀。樂曲同。

亞終獻。並如太尉之儀。終獻降復位。樂止。徹豆。樂

作。應鍾宮娛寧之曲。還樽所。樂止。賜胙。望瘞。禮畢。

以次出。社稷樂章志缺。

又按禮志云。大定十一年十一月郊祀。前一日。朝

享太廟。齋戒如親郊。享前二日。大樂令設宮縣之

樂於庭中。四方各設編鐘三。編磬三。東方編鐘起

北。編磬間之。東向。西方編磬起北。編鐘間之。西向。

南方編磬起西。編鐘間之。北方編鐘起西。編磬間

之。俱北向。設特磬。大鐘。鐃鐘。共十二。於編縣之內。

各依辰位。樹路鼓。路鼗於北縣之內。道之左右。晉

鼓一。在其後。稍南。植建鼓。鞀鼓。應鼓。於四隅。建鼓在中。鞀鼓在左。應鼓在右。置祝。敵。於縣內。祝一。在道東。敵一。在道西。立舞表於鄮綴之間。設登歌之樂於殿上前楹間。金鐘一。在東。玉磬一。在西。俱北向。祝一。在金鐘北。稍西。敵一。在玉磬北。稍東。搏拊二。一在祝北。一在敵北。東西相向。琴瑟在前。其匏竹者。立於階間。重行北向。諸工人各位於縣後。前一日。設協律郎位二。一於殿上前楹間。一於宮縣之西北。俱東向。大樂令於登歌樂縣之北。大司樂於宮縣之北。晨裸享日。大樂令帥工人二舞入就

位。皇帝入門。協律郎跪伏。舉麾。興工鼓祝。宮縣昌寧之樂作。至阼階。偃麾。曼敵。樂止。陞自阼階。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皇帝詣罍洗位。登歌樂作。至阼階。樂止。降自阼階。宮縣樂作。至洗位。樂止。皇帝升殿。宮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皇帝升自阼階。登歌樂作。詣始祖位酌尊所。樂止。裸畢。還版位。登歌樂作。至版位。西向立。樂止。太常卿奏還小次。導皇帝行。登歌樂作。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皇帝入小次。簾降。樂止。少頃。宮縣奏來寧之曲。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作仁

豐道洽之舞。九成止。黃鍾三奏。大呂太簇應鍾各再奏。送神。通用來寧之曲。晨裸畢。進熟。進饌者奉俎豆入自正門。宮縣豐寧之樂作。徹豆通用。至太階。樂止。太常卿奏詣罍洗位。簾捲。出次。宮縣樂作。詣罍洗位。樂止。升殿。宮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按此下似脫節。詣始祖位尊彝所。登歌樂作。至尊彝所。登歌樂止。宮縣奏大元之樂。文舞進。奉爵祭酒訖。出戶外少立。樂止。酌獻畢。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西向立定。樂止。太常奏還小次。登歌樂作。降自阼階。登歌樂止。宮縣樂作。入小次。簾

降樂止。文舞退。武舞進。宮縣奏肅寧之樂。作功成。洽定之舞。舞者立定。樂止。亞獻詣始祖位尊彝所。西向立。宮縣樂作。祭酒禮畢。樂止。終獻及七祀行禮畢。太常奏詣飲福位。簾捲。出次。宮縣樂作。至阼階下。樂止。升自阼階。登歌樂作。將至飲福位。樂止。至位西向立。登歌福寧之樂作。飲福訖。樂止。導還版位。登歌樂作。至位。樂止。徹籩豆。登歌豐寧之樂作。卒徹。樂止。賜胙。宮縣來寧之樂作。一成止。太常奏禮畢。降自阼階。登歌樂止。按此上似脫節。宮縣樂作出門。宮縣樂止。按志載郊祀前朝享太廟樂歌。

皇帝入門。宮縣無射。宮昌寧之曲。皇帝升殿。登歌

夾鍾。宮昌寧之曲。迎神。宮縣來寧之曲。黃鍾。宮三

奏。大呂角太簇徵應鍾羽俱二奏。皇帝盥洗。宮縣

無射。宮昌寧之曲。皇帝升階。宮縣無射。宮昌寧之

曲。降階同。司徒奉俎。宮縣無射。宮豐寧之曲。始祖酌

獻。宮縣按禘祫親享用無射宮。大元之曲。按禘祫親享。德皇帝大熙之曲。安皇帝大安之曲。此缺。獻祖大昭之曲。昭祖大成之曲。景祖大

昌之曲。世祖大武之曲。肅宗大明之曲。穆宗大章

之曲。康宗大康之曲。太祖大定之曲。太宗大惠之

曲。睿宗大和之曲。按禘祫親享。世宗大鈞之曲。顯宗大寧之曲。章宗大隆之曲。宣

宗大慶之曲。此缺。文舞退。武舞進。宮縣肅寧之曲。亞終獻。

宮縣肅寧之曲。按禘祫親享。並用無射宮。皇帝飲福。登歌夾鍾

宮福寧之曲。徹豆。登歌夾鍾。宮豐寧之曲。送神。宮

縣黃鍾。宮來寧之曲。詞詳樂章考。

又按禮志云。宗廟時享。有司行事。前二日。大樂局

設登歌之樂於殿上。享日。大樂令帥工人入。禮官

詣初獻官前請行事。協律郎跪。俯伏。興。樂作。初獻

詣盥洗位。北向立。定。樂止。升殿。樂作。至始祖室。尊

彝所。西向立。樂止。詣神位前。樂作。裸訖。樂止。每室

行禮。並如上儀。司徒奉俎豆入。自正門。樂作。升自

御製律呂正統編後

太階樂止。設神位前訖。司徒降自西階。樂作。復位。樂止。初獻詣罍洗位。樂作。至位北向立。樂止。升殿。樂作。詣始祖室酌尊所西向立。樂止。詣神位前。樂作。奠爵。出戶北向立。樂止。每室行禮。並如上儀。初獻降階。樂作。復位。樂止。亞獻詣神位前。樂作。奠爵。出戶。樂止。降階。樂作。復位。樂止。終獻並如亞獻之儀。徹籩豆。樂作。卒徹。樂止。賜胙。奉神主入祔室。百官次出。大樂令帥工人次出。按志載時享攝事登歌樂章。初獻盥洗。無射宮肅寧之曲。初獻升殿。夾鍾宮嘉寧之曲。餘同親祀。惟不用宮縣。拾禘有司攝事同。

詞詳樂章考。

又按禮志云。昭德皇后廟。大定二年。有司援唐典。昭德皇后合立別廟。從之。令皇太子帥百官行禮。十一年。郊祀前一日朝享。與太廟同日。用登歌樂。行三獻禮。有司攝事。每歲五享。按志載昭德皇后別廟郊祀前薦享登歌樂曲。初獻盥洗。夷則宮肅寧之曲。初獻升降殿。仲呂宮嘉寧之曲。司徒奉俎。夷則宮豐寧之曲。酌獻奏夷則宮儀坤之曲。徹豆奏仲呂宮豐寧之曲。時享登歌樂章。初獻盥洗。無射宮肅寧之曲。初獻升殿。夾鍾宮嘉寧之曲。三獻及同。

徒降同。司徒奉俎。無射宮豐寧之曲。酌獻。無射宮儀坤之曲。亞終獻。無射宮儀坤之曲。徹豆。夾鍾宮豐寧之曲。詞詳樂章考。

又按禮志。宣孝太子廟。大定二十五年七月。有司奏依唐典。故太子置廟。設官屬奉祀。十月。廟成。祭儀。有司言。當隨祖廟四時祭享。樂用登歌。今量減用二十五人。其接神用無射宮。升降徹豆。則歌夾鍾。按志載宣孝太子別廟登歌樂章。初獻升殿。夾鍾宮承安之曲。酌獻。無射宮和寧之曲。亞終獻。和寧之曲。徹豆。夾鍾宮和安之曲。按全樂曲以寧為名。此獨有二安。未

測所詞詳樂章考。

舊制。太廟皇考廟。樂工各三十九人。大定二十九年。升祔顯宗。有司以為宋之太廟別廟。堂上樂各四十八人。今之樂工少十八人。擬令皇考廟舊樂工。皆充兩廟堂上樂。以應前代九十六人之數。尚書省議。古樂工無定數。遂奏太廟別廟。通以百人為定。明昌六年。勅設宮縣樂工一百五十六人。承安三年。勅祭廟用教坊奏古樂。非禮也。其自今召百姓材美者。給以食直。教閱以待用。泰和元年。命宮縣樂工。月給錢粟二貫石。遇正樂工闕。驗色收補。四年。尚書省奏。宮縣

樂工總用二百五十六人。而舊所設止百人。時或用之。卽以貼部教坊閱習。自明昌間。以渤海教坊兼習。而又創設九十二人。且宮縣之樂。須行大禮。乃始用之。若其數復闕。但前期遣漢人教坊及大興府樂人習之。亦可備用。遂詔罷創設者。

按百官志云。大樂署兼鼓吹署樂工百人。有令。有丞。有樂工部籍直長。有大樂正。有大樂副正。教坊有提點。有使。有副使。有判官。有諧音郎。不著教坊樂工人數。

樂舞名數。太廟登歌。鐘一簋。磬一簋。歌工四。籥二。塤二。篪二。笛二。巢笙二。和笙二。簫一。七星匏一。九曜匏一。閏餘匏一。搏拊二。祝一。敔一。麾一。一弦琴。三弦琴。五弦琴。七弦琴。九弦琴。各二。瑟四。別廟登歌並同。親祠則用金鐘。玉磬。攝祭則用編鐘。編磬。宮縣樂三十。六簋。編鐘十二。簋。編磬十二。簋。大鐘。鐃。鐘。特磬。各四。簋。建鼓。應鼓。鞀鼓。各四。路鼓二。路鼗二。晉鼓一。巢笙。竽。笙。各十。簫十。籥十。篪十。笛十。塤八。一絃琴三。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六。瑟十二。祝一。敔一。麾一。文舞。所執籥。翟。各六十四。武舞所執朱干。玉戚。各六十四。引舞所執旌二。纛二。牙杖二。單鼓二。單鐸二。雙鐸二。

金鐃二。金鐃二。金鈺二。相鼓二。雅鼓二。有司攝祭。宮縣二十簾。編鐘四。編磬四。辰鐘十二。建鼓四。路鼓四。路鼗二。晉鼓一。巢笙。竽。笙。簫。塤。篪。笛。各八。一絃琴三。三絃五絃七絃九絃琴。各六。瑟八。祝。敔。各一。麾一。登歌及二舞。引舞所執。與親祠同。

皇帝受冊寶。前期。大樂令與協律郎設樂縣於殿廷。又設舉麾位二。一於殿西階。一於樂縣西北。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至日。侍中奏外辦。宮縣樂作。皇帝乃出。卽坐。樂止。奉寶入門。樂作。置褥位上。樂止。初引時。宮縣樂作。至位立定。樂止。寶初行。樂作。至御前置訖。

樂止。皇帝受寶訖。樂作。侍中奏稱賀。樂止。皇太子升殿。登歌樂作。復位。樂止。侍中奏禮畢。宮縣樂作。皇帝還幕次。樂止。

按禮志云。受尊號儀。前一日。大樂令與協律郎設宮縣於殿庭。又設登歌樂架於殿上。立舞表於殿下。其日。大樂令帥工人入就位。協律郎各就舉麾位。攝侍中奏中嚴外辦。扇合。皇帝服袞冕以出。初。索扇。協律郎跪。俛伏。興。舉麾。工鼓祝。奏乾寧之曲。出自東房。卽座。扇開。簾捲。協律郎偃麾。曼敔。樂止。冊寶由正門入。宮縣奏歸美揚功之曲。至第一墀。

南。藉冊寶褥位上少置。應行事官立定。樂止。分引復班。樂奏歸美揚功之曲。至位立定。樂止。冊寶初行。樂奏肅寧之曲。詣西階下褥位少置。樂止。冊匣升。樂奏肅寧之曲。奉冊太尉至褥位跪置訖。樂止。讀冊中書令進。跪讀訖。降復本班。寶盞升。樂奏肅寧之曲。奉寶司徒至褥位跪置訖。樂止。讀寶侍中進。跪讀訖。降復本班。太尉詣東階升。宮縣奏純誠享上之曲。至前立定。樂止。太尉致賀詞訖。降自東階。宮縣作肅寧之曲。復位立定。樂止。攝侍中承旨宣詞訖。羣官再拜舞蹈。稱萬歲。分引太尉司徒就位。宮縣作肅寧之曲。至位立定。樂止。禮畢。扇合。簾降。協律郎俯伏。興。舉麾。工鼓祝。奏乾寧之曲。皇帝降座。入自東房。扇開。樂止。文武百僚等以次出。按此云皇太子升殿。與禮志太尉升殿不同。大抵已建儲則太子升殿稱賀。否則太尉率百僚致詞也。御樓宣赦。前期。大樂署設宮縣於樓下。又設鼓一於宮縣之左。至日。金雞初立。大樂署擊鼓。立訖。鼓止。侍中奏外辦。大樂令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昌寧之樂作。皇帝乃出。宣讀訖。百官舞蹈。禮畢。大樂令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昌寧之樂作。皇帝降座。樂止。

按禮志云。肆赦儀。大定七年正月十一日。上尊冊。禮畢。十四日。應天門頒赦。十一年制同。前期設御座於應天門上。設雞竿於樓下之左。大樂署設宮縣於樓下。又設鼓一於宮縣之左。刑部御史臺。大興府。以囚徒集於左仗外。侍中奏中嚴外辦。皇帝乘輦升應天門。至御座。降輦。宮縣樂作。扇合。皇帝臨軒。卽御座。扇開。樂止。文武羣官合班北向立。宮縣樂作。凡分班合班。則樂作。立定卽止。拜訖。分班。侍中承旨宣曰。奉敕樹金雞。金雞初立。大樂署擊鼓。樹訖。鼓止。宣赦訖。羣官舞蹈。禮畢。索扇。宮縣樂乃出。與禮志節次小異。

作。扇合。皇帝降座。樂止。按此云立竿擊鼓後。皇帝凡皇帝出入升降。及分班合班。皆樂作。坐立定。乃止。其冊命中宮皇太子太孫。受外國使賀。宴外國使。皆用宮縣。

按禮志云。冊皇后儀。前一日。大樂令展宮縣於殿庭。按冊皇太后。冊皇太子儀。前一日。大樂令帥其

屬展樂縣於庭。按冊太孫儀。禮志不載。受外國使賀。及宴外國使。用宮縣亦畧。但曲宴外國使時。有教坊祇候。

散樂。元日聖誕稱賀。曲宴外國使。則教坊奏之。其樂器名曲不傳。鼓吹樂。馬上樂也。天子鼓吹橫吹各有前後部。部又各分二節。金初用遼故物。其後雜用宋儀。海陵遷燕。及大定十一年。鹵簿皆分鼓吹為四節。其他行幸。惟用兩部而已。前部第一。鼓吹令二人。摑鼓十二。金鈺十二。大鼓百二十。長鳴百二十。鐃鼓一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橫吹一百二十。前部第二。節鼓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箏二十四。桃皮箏二十四。摑鼓十二。金鈺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羽葆鼓十

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後部第一。鼓吹丞二人。摑鼓三。金鈺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節鼓二。鐃鼓十二。歌十六。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橫吹百二十。後部第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箏二十四。桃皮箏二十四。箏二十四。

按儀衛志云。天德五年。海陵遷都於燕。用黃麾仗一萬八百二十三人。騎三千九百六十九。分八節。第二節。前部鼓吹五百四十七人。鼓吹令二人。府史四人。部轄指揮使一人。主帥四十八人。摑鼓金

鉦各十二。大鼓長鳴各百二十。饒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大橫吹百二十。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五百二十三人。節鼓二。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篳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篳篥二十四。主帥二十六人。搥鼓金鉦各十二。小鼓百二十。中鳴百二十。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第七節。後部鼓吹三百三十七人。鼓吹丞二人。典士四人。部轄指揮使一人。主帥十八人。金鉦搥鼓各三。羽葆鼓十二。歌二十四。拱辰管二十四。簫二十四。笳二十四。第四節。鼓二。饒鼓十二。歌十六。簫二十四。笳二十四。小橫吹一百二十。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百二十人。笛二十四。簫二十四。篳篥二十四。笳二十四。桃皮篳篥二十四。大定十一年。南郊前朝享。增損黃麾仗爲大駕鹵簿。凡用七千人。分八節。第二節。前部鼓吹一百二十九人。第三節。前部鼓吹第二。三百六十九人。第七節。後部鼓吹一百六十人。第八節。後部鼓吹第二。一百四十人。



